

## 敦煌寫本雜字系蒙書與明清雜字之關聯探究\*

周安邦\*\*

### 摘 要

雜字，是傳統蒙學中的一種識字與發蒙教材，常見收錄於明代之後的日用類書中。分類字詞、四言便讀與類聚相關，是雜字書在編纂方式上的獨特體式，而這些獨特的體式，還可上溯到敦煌雜字系蒙書的分類部居之纂輯方式。敦煌雜字系蒙書主要可區分為三大類別：一、將常用知識以類聚方式匯集在一起，這一系列的蒙書影響了後世三言、四言、雜言等雜字編纂的內容與形式，包括《雜鈔》、《孔子備問書》。二、分類字詞，以分類立部的方式收錄生活日用常見詞彙，影響了後世雜字分類立部編纂方式，為明清分類字詞雜字之先河，包括《俗務要名林》、《雜集時用要字》。三、以四言一句將常用知識匯聚編輯，敦煌寫本《開蒙要訓》屬之，此乃循《雜鈔》、《孔子備問書》再發展之系統，雖在體式上還未見到分類立部，但四言匯聚方式已成為後世雜字中〈四言便讀〉之先河。本文擬就分類部居之體式，對明清雜字中分類字詞、四言便讀、類聚相關三類範疇與敦煌雜字系蒙書之三大類別，在分類類目與農事描述之相關資料上作比對，探討其在體式與內容上之實際關聯情況。

**關鍵詞：**敦煌、雜字、蒙書、分類部居

\* 本文係科技部研究計畫 MOST 105-2410-H-166-004 部分研究成果。

\*\* 中臺科技大學文教事業經營研究所副教授。

## *Zazi* in the Series of Enlightened Teaching Materials in *Dunhuang* Manuscripts and in *Ming-Qing* Dynasties: A Comparative Study

Chou An-Pang\*

### Abstract

As a certain kind of teaching materials in ancient enlightened education, which had frequently been collected in reference books completed in *Ming-Qing* dynasties, *zazi* is well-known for its editing techniques, e.g. classification of words, four-character expressions, and coherence of related ideas, which are able to be traced back to the methods of categories edit in the *zazi*'s series of the teaching materials in *Dunhuang* Manuscripts: 1. Method that collected different knowledges into a system in terms of their resemblance. Its achievement includes *zazi* writings that are constituted by three or four character sentences, e.g. *Za Chao* and *Confucius Beiwenshu*. 2. Method that classified daily words belonging to different categories, which encouraged the writings of *Suwu Yaoming Lin* and *Zazi Shiyong Yaozi*, the first two books in the related area during *Ming-Qing* dynasties. 3. Method that united common knowledges by four-character sentences, which set a precedent for *zazi* writings in later ages, e.g. *Siyan Biandu*, despite there is an absence of category edit (*fenlei libu*) in its representative works such as *Kaimeng Yaoxun*, a system which development was grounded on *Za Chao* and *Confucius Beiwenshu*. Based on the method of *fenlei buju* and three categories as mentioned above, this article aims to compare *zazi* in *Ming-Qing* dynasties with *zazi*'s series of the teaching materials in *Dunhuang* Manuscripts, in terms of their similarities and dissimilarities in both classification items and agricultural writings.

---

\* Associate Professor, Graduate Institute of Cultural and Educational Management, Central Taiw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Keywords:** *Dunhuang*, *Zazi*, Enlightened Materials, Categories Edit

## 敦煌寫本雜字系蒙書與明清雜字之關聯探究

周安邦

### 一、前言

我國私學自古極為發達，近世發現的敦煌文獻中，存有數量繁多的唐、五代蒙書寫本，為後人探究唐代民間教育提供了豐富的資材。這一時期，蒙學教材大量的湧現，張志公從蒙書的功用、性質之角度曾提到：「到了唐代，蒙學（書）初步形成了比較完整的一套，包含互相配合的三個方面：識字教育，封建思想教育，知識教育。這三類蒙書對於後世的影響非常大，在它們的基礎上發展出來很大一批新的教材。」<sup>1</sup>這一現象在敦煌地區特別明顯，由今日所見的寫本中，吾人即可印證此一情況。有關敦煌蒙書寫卷之範疇，近年在臺灣主要集中於鄭阿財、朱鳳玉兩位教授之研究。鄭、朱二人除歷年的國科會計畫外，更將其成果彙集成《敦煌蒙書研究》一書<sup>2</sup>；朱氏則另有《朱鳳玉敦煌俗文學與俗文化研究》之作，為其敦煌學與俗文學研究之集成。<sup>3</sup>中國大陸有關敦煌蒙書寫卷之研究，計有張新朋、許文芳、韋寶畏、李應存、李金田、史正剛、石小英、王晶、黃皓、王金娥、葉嬌、陳敏、韓巧梅等人，分別提出了豐富的研究成果。至於雜字書，乃源自於蒙童識字與庶民日常檢索之用，有非常高的時代性、地域性與實用功能，在研究上較易受到地域性的限制，臺灣學者邱春美的《客家童蒙視野中的雜字謠探討》、蔡苑清的〈重估雜字書〉、羅肇錦的〈臺灣的童蒙字書——三言雜字〉等內容，都是以臺灣之地域研究為範疇。大陸學者對於雜字之研究則多為單篇之散作，近年計有寒光、張存武、王廣健、曹繼曾、劉大可、張孝芳、王其和、王加華、趙春陽、晏雪蓮、柳海明等人投入此範疇，譚景玉則對〈莊農雜字〉有較全面的關

<sup>1</sup> 張志公：《傳統語文教育初探》〈序〉（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年重印本），頁7。

<sup>2</sup> 鄭阿財、朱鳳玉：《敦煌蒙書研究》（蘭州：甘肅教育出版社，2002年12月）。

<sup>3</sup> 朱鳳玉：《朱鳳玉敦煌俗文學與俗文化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11月）。

注。在臺灣對於雜字普遍性的研究，則有王爾敏與吳惠芳二人。吳氏除一系列的專書外，關注範疇廣泛，甚至遍訪日本、大陸收集彙整資料，可謂此領域近期專精之研究學者。其他相關之研究，筆者另有專文作全面性之討論，此處僅簡略的介紹。<sup>4</sup>

把事物分門別類，幾乎是一種無意識的行動，這種集體認知潛藏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之中，界定了社會秩序的形態，亦反映出當時生活的實況。分類最基本的功能，是方便資訊的理解與搜尋，只要具有相同的分類素養與需求，人們即可迅速的找到自己想要的東西。因此，「分類部居」的編纂形式，即成為中國典籍知識分類的重要方式之一，常見於傳統的類書與蒙書之中。「分類部居」編纂的通例，早在《爾雅》、《釋名》、《急就篇》就已出現，如《爾雅》一書即依「分類部居」之原則，將性質相近的字詞分為 19 類（篇）：釋詁、釋言、釋訓、釋親、釋宮、釋器、釋樂、釋天、釋地、釋丘、釋山、釋水、釋蟲、釋魚、釋鳥、釋獸、釋畜、釋草、釋木，收錄的內容皆源於生活日用的常見事物。此後，雜字系的蒙書常承此一體例纂輯，敦煌蒙書《俗務要名林》、《雜集時用要字》及明清諸多雜字書，即是此一體式之支流，在便於理解與搜尋的功能與作用上，以雜字書中的「分類字詞」與「類聚相關」兩類表現的最為明確。

分類字詞與類聚相關，是雜字書在編纂方式上的獨特體式。雜字的興起來自於庶民的生活需求，識字為其主要功能，書中所載的多屬生活經常用到的字詞，之所以廣泛流行，乃在於它便於熟記，不僅可從中學到所用文字和各類知識，還常可在圖文互證的閱讀中，增加學習的成效。針對雜字圖文並置、圖文互證之範疇，筆者已投入了一系列的研究，關於以「分類部居」編纂的「分類字詞」及「類聚相關」部分，目前尚未獲得學術界太多的青睞，為一極值得開發的跨領域研究議題。本研究在敦煌雜字系蒙書部分，主要是以《雜抄》、《俗務要名林》、《雜集時用要字》、《孔子備問書》、《開蒙要訓》等 5 部蒙書為範疇；在明清雜字部分，則是以近年才出版的《雜字類函》、《民間私藏：近代漢文初學、中小學教材資料彙編》為主，再配合筆者自行收集的雜字，以建立研究的立論依據。

<sup>4</sup> 欲善其事，先利其器。此處主要之內容僅簡略交代前人研究之概況與限制，以作為本研究之立論依據，至於前人研究成果之概況與評論，另見筆者專文〈近年敦煌寫本雜字系蒙書及其影響之研究概況〉，《中國唐代學會會刊》第 22 期（臺北：中國唐代學會，2016 年 12 月），頁 35-84。

雜字，是傳統蒙學中的一種識字與發蒙教材，在編纂體例上主要分成三種方式：第一種方式是「圖文並置」，在內容上不分詞類，直接音注，將實際生活中各式具體之名物，配合圖例、音注，逐字刊載，屬蒙童初學識字與發音入門的雜字書，綜合了「圖本」與「文本」兩種內容，是蒙書在刻版印刷後盛行後一種新的編纂方式，概括了隨文附圖與對相兩種型態。第二種方式是「分類字詞」，常附有譯義，具檢索字詞意義之功能，屬識字後進階學習之詞庫。依其體式探究，這一類的雜字是由《俗務要名林》、《雜集時用要字》一系的分類部居體式衍生發展而來，另有〈四言便讀〉一支則承繼自《開蒙要訓》之型態。第三種方式是「類聚相關」，是將生活中片段的情境，依類聚原則匯聚相關的知識內容，且依相同字數纂輯成篇，形成與現實生活相關的完整論述之有機文本，有涵蓋性廣泛之各言雜字，亦有依特別性質編纂的專門性雜字，前者如三言、四言、五言雜字，後者如莊農雜字。循其體式上溯，這一類的雜字，是由《雜抄》、《孔子備問書》一系的問答或論辯體式衍生發展而來。由於雜字書類型不一，研究時應予區隔，本論文乃延續著筆者近來的研究，把重點朝向雜字書中的「分類部居」的發展情況，透過敦煌與明清雜字系蒙書在「分類字詞」、「類聚相關」中收錄的日用知識類別及農事活動內容之比較，探討「雜字」這種識字與發蒙教材在承繼及變遷的關聯，並清楚的釐析唐代與明清庶民教材之編纂的承繼關聯，期能忠實的呈現當時庶民教育活動與生活需求的真實概況。<sup>5</sup>

## 二、敦煌寫卷蒙書「分類部居」之情況

對於知識之分類，是文化發達到一定程度，為方便進行彙集應用和分類學習，自然而然地形成的一種文化成果。「分類部居」是古代書籍中常見的知識分類之編纂方式，除了類書外亦見用於蒙學教材之中，張琴、魏曉虹對於解說儒家經義詞典的《爾雅》，就曾提出了該書雖然「並非類書，但其明分部類，據物標目的分類體例，為後來的類書編纂提供了可資借鑒的編輯體例，可視為類書的萌芽。」

<sup>5</sup> 本文主要在探討敦煌寫本雜字系蒙書與明清雜字之關聯，至於宋、元時期及域外西夏文等雜字發展概況，筆者另有專文析論，見〈近年敦煌寫本雜字系蒙書及其影響之研究概況〉（《中國唐代學會會刊》第22期，臺北：中國唐代學會，2016年12月），頁35-84。

的看法。「分類部居」之方式，可明確的將知識分類編排，具有強烈的工具性，是一種分類彙編各種材料以供檢索之用的編纂方式。我國古代蒙書的產生要遠遠早於類書。早在周宣王時期，就已有太史官編纂了《史籀》十五篇。秦一統後，編纂了不少作為蒙書之字書，如李斯的《蒼頡篇》、趙高的《爰曆》以及胡毋敬的《博學》，及至漢初，則合秦代三書為一，統稱《蒼頡篇》（又稱《三蒼》）。漢代亦編纂了為數眾多的字書，主要有司馬相如的《凡將》、史游的《急就章》、李長的《元尚》、楊雄的《訓纂》以及東漢賈鮪的《滂喜》等。三國至南北朝時期，則有張揖的《埤蒼》、項峻的《始學》、樊恭的《廣蒼》以及蕭子范、周興嗣的《千字文》。唐代是中國古代文化高度發達的一個朝代，文化的發達離不開教育的發展和繁榮，而蒙學作為教育的一個重要面向，因此也留下了顯著的成果，此可與本文前言援引張志公的看法相互參證。有關敦煌之蒙書，鄭阿財曾從蒙書的功用、性質之角度，將其分為識字類、知識類和德行類三個類別。<sup>7</sup>依照這個標準，吾人大致可將敦煌文獻中的各種蒙書作以下的分類：一、識字類蒙書，主要包括諸多的《字書》與《百家姓》、《千字文》、《新合六字千文》、《開蒙要訓》、《百家姓》、《俗務要名林》、《雜集時用要字》、《碎金》（又稱《字寶》或《字寶碎金》）、《白家碎金》、《上大夫》（又稱《上大人》）、《諸難雜字》等；二、知識類蒙書，主要包括《珠玉抄》、《孔子備問書》、《蒙求》、《古賢集》、《兔園策府》、《九九乘法歌》等；三、德行類蒙書，主要包括《新集文詞九經抄》、《文詞教林》、《百行章》、《太公家教》一卷、《武王家教》、《辯才家教》、《新集嚴父教》、《崔氏夫人訓女文》、《王梵志詩》、《夫子勸世詞》等。敦煌蒙書的編纂，大量的承繼「分類部居」的體式，本研究所選的諸本敦煌寫本雜字系蒙書即為此一範疇下之產物。以下內容，僅就與本研究「分類部居」相關之敦煌寫本雜字系蒙書，做簡要的介紹。

### （一）《雜抄》

《雜抄》一名《珠玉抄》，又名《益智文》，又曰《隨身寶》或《珠玉新抄》，據鄭阿財、朱鳳玉之考證，該書當成書於唐貞元十七年（801年）至顯德四年（957

<sup>6</sup> 張琴、魏曉虹：〈古代類書的編纂歷程〉，《山西大學師範學院學報》2000年第2期（2000年6月），頁63。

<sup>7</sup> 鄭阿財、朱鳳玉：《敦煌蒙書研究》，頁45。

年)間。<sup>8</sup>今日所見敦煌寫本《雜抄》，計有 13 件，分別度藏於英國倫敦不列顛圖書館 4 件 (S.4663、S.5658、S.5755、S.9491)，法國巴黎國家圖書館 9 件 (P.2721、P.2816、P.3393、P.3649、P.3662、P.3671、P.3683、P.3769、P.3906)。本研究所據之版本，主要取材於黃永武編《敦煌寶藏》一書<sup>9</sup>與鄭阿財、朱鳳玉《敦煌蒙書研究》所校理之《雜抄》內容<sup>10</sup>。

早年劉復曾將《雜抄》的大部分內容視為是「雜記典故」，<sup>11</sup>後來黃永武則認為該書是「古代常識書」。<sup>12</sup>王三慶在其《敦煌類書》中將《雜抄》列入「問答體類書」的範疇<sup>13</sup>，並利用很大的篇幅來進行錄文、箋注和研究，其認為：「觀其內容，雖或鄙陋，尚可補舊文之缺，尤其考查民間故事及風俗起源之傳承轉變，價值甚大；更由所提及之經典、事類，可以考見當日進德修業之內容。」<sup>14</sup>從王三慶的敘述中可見出，該書至少包含風俗起源、經典事類及進德修業三項內容。由於《敦煌類書》在敦煌學界、特別是在敦煌本類書領域的特殊影響，《雜抄》是類書的觀點也因此得到了很多人的認可。楊秀清則認為，《雜抄》「在編排體例和分類上和《藝文類聚》異曲同工」。<sup>15</sup>楊氏的說法間接的說明了《雜抄》實具有類書的性質。其後，任麗鑫在《敦煌類書敘錄》之碩士論文中，為目前所能見到的 14 號《雜抄》全部作了敘錄，論文中特別提到「敦煌類書寫本如……《雜抄》……保存相對完好」，同時作者還從篇幅的角度把《雜抄》劃歸「小型本類書」。<sup>16</sup>由以上學者之說法可知，《雜抄》為一類書型之蒙書，在內容與性質上為蒙書，其體例乃據類書「分類部居」之形式纂輯。由其〈序〉文所言：「日月星

<sup>8</sup> 鄭阿財、朱鳳玉：《敦煌蒙書研究》，頁 178。

<sup>9</sup> 黃永武編《敦煌寶藏》計收錄了：S.4663(第 037 冊)、S.5658、S.5755(第 044 冊)、P.2721(第 123 冊)、P.2816(第 124 冊)、P.3393(第 128 冊)、P.3649、P.3662、P.3671(第 129 冊)、P.3683、P.3769(第 130 冊)、P.3906(第 131 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1 年-1986 年)。

<sup>10</sup> 鄭阿財、朱鳳玉：《敦煌蒙書研究》，頁 169-177。

<sup>11</sup> 見劉復：《敦煌掇瑣》，收錄於黃永武主編：《敦煌叢刊初集》第 15 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5 年)，第 337 頁。

<sup>12</sup> 黃永武：《敦煌遺書最新目錄》(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6 年)，頁 201。

<sup>13</sup> 王三慶：《敦煌類書》(上)(高雄：麗文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3 年 6 月)，頁 123。

<sup>14</sup> 王三慶：《敦煌類書》(上)，頁 125。

<sup>15</sup> 楊秀清：〈社會生活的常識、經驗與規則及其思想史意義——以唐宋時期敦煌地區為中心〉，《敦煌研究》，2006 年第 4 期，頁 43。

<sup>16</sup> 任麗鑫：《敦煌類書敘錄》(蘭州：蘭州大學歷史文獻學碩士學位論文，2008 年)，頁 6。



辰，人民種類，陰陽寒暑，四時八節，三皇五帝，宮商角徵羽，金木水火土，九州八音，山川道逕，壽【奇】形之物，貴賤賢愚，帝代相承，生死不及，周而復始。天地【之玄】，宗祖之源，人事之矣。」<sup>17</sup>可知此書為一廣泛介紹生活中具體實用的綜合性啓蒙教材，性質如同後世的《萬寶全書》，其問答論辨之形式，於稍晚的《孔子備問書》中亦可見到。

承續著王三慶、任麗鑫等人將《雜抄》歸於類書型蒙書之看法，吾人可再經由內容之檢視加以印證。觀《雜抄》，除了序文外，其內容自「論三皇五帝。何名三皇？」始，至「言有八頑者」止，全卷係採一問一答之論、辨形式，收錄了歷史、天文、地理、山川、節氣、帝王、年節、經史、事物起源、社會常識及倫理道德等與日常生活相關之內容，為培養蒙童一般日用常識與基本學養以為隨身備忘之用。有關於論者，計有：三皇五帝、三川、八水、五岳、四瀆、九州、九經、三史、三才、六國、六藝、五味、五辛、五姓（聲）、五行、三老、三備、三光六暗（物）六齊（六氣）三農元正三朝、始欲學之事、婦人四德三從、鄉黨、三公九卿、忍事、經史何人修撰制注。有關於辨者，計有：年節日、四時八節、雜文章起何人、古人留教迹、金藏論法。特別是「辨金藏論法」一段，則多為當時格言諺語之輯錄，相似之內容還大量出現於敦煌之《太公家教》、《辨才家教》、《新集文詞九經抄》及《王梵志詩》中，並被明代初期道德類之蒙書《明心寶鑑》所大量援用。以下僅以《太公家教》、《新集文詞九經抄》、《明心寶鑑》與《雜抄》作比較，整理如下表以證：

表 1 《雜抄》與《太公家教》、《新集文詞九經抄》、《明心寶鑑》收錄資料整理

	《雜抄》 <sup>18</sup>	《太公家教》 <sup>19</sup>	《新集文詞九經抄》 <sup>20</sup>	《明心寶鑑》 <sup>21</sup>
1	小而學者，猶如日出	小而學者，如日	少而學者如日	人生不學，冥冥如夜行。

<sup>17</sup> 本段《雜抄》之〈序〉文，主要以王重民原編、黃永武新編：《敦煌古籍敘錄新編》第 11 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6 年 6 月）頁 180 所收錄之 P.2721「附木刻本」為據，【】中之文字為筆者參照其他版本校錄補充。

<sup>18</sup> 表 1 中《雜抄》之內容，主要以王重民原編、黃永武新編：《敦煌古籍敘錄新編》第 11 冊頁 180-182 所收錄之 P.2721「附木刻本」為據。

<sup>19</sup> 表 1 中《太公家教》之內容，主要以周鳳五：《敦煌寫本太公家教研究》（臺北：明文書局，1986 年 5 月）頁 10-27 整理之〈太公家教校勘記〉為據。

<sup>20</sup> 表 1 中《新集文詞九經抄》之內容，主要以鄭阿財：《敦煌寫卷新集文詞九經抄研究》（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9 年 7 月）頁 179-286 整理之〈新集文詞九經抄校箋〉為據。

<sup>21</sup> 表 1 中《明心寶鑑》之內容，主要以筆者《明心寶鑑釀理》（臺中：瑞成書局，2013 年 11 月）為據。

	東方；長而學者，如日中之光；老而學者，如灯焰之光。人生不學，冥冥如夜行。	出之光；長而學者，如日中之光；老而學者，如日暮之光；人生不學，冥冥如夜行。	出之光，長而學者如日中之光，老如學者如日暮之光，老而不學冥冥如夜行。	(勤學篇第九)
2	何名三從？婦女在家從父，出嫁從夫，夫死從子。		女有三從之儀：在家從父，出嫁從夫，夫死從子。	是故無專制之義，有三從之道：在家從父，適人從夫，夫死從子，無所敢自遂也。(婦行篇第二十)
3	何名四德？一、婦德，貞順；二、婦言，辭命；三、婦容，婉悅；四、婦功，絲麻。			益智書云：女有四德之譽。一曰婦德，二曰婦容，三曰婦言，四曰婦工。(婦行篇第二十)
4	論忍事。天子忍之成其大，諸侯忍之國無害，吏人忍之知名不廢，兄弟忍之則歡泰，夫妻忍之終其代，身躬忍之無患害。論不忍事。天子不忍群臣疏，諸侯不忍國空虛，吏人忍別刑罰誅，兄弟不忍別異居，朋友不忍情義疏，夫妻不忍令子孤，小人不忍(喪)其軀。			夫子曰：天子忍之，國無害。諸侯忍之，成其大。官吏忍之，進其位。兄弟忍之，家富貴。夫妻忍之，終其世。朋友忍之，名不廢。自身忍之，無患禍。子張曰：不忍何如？夫子曰：天子不忍，國空虛。諸侯不忍，喪其軀。官吏不忍，刑罰誅。兄弟不忍，各分居。夫妻不忍，令子孤。朋友不忍，情意疎。自身不忍，患不除。(戒性篇第八)
5	明王受諫則聖，曲木受繩則直。			木受繩則直，君受諫則聖。(省心篇第十一)
6	人無信不立，車無軌軌不行。			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軌，小車無軌，其何以行之哉！(存信篇第十七)
7	以與善人為交，如入蘭芳之俯；以與惡人為交，如同鮑魚之穴。			子曰：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即與之化矣。與不善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亦與之化矣。(交友篇第十九)
8	一夫不耕，必受其飢；一婦不織，必受其寒。		莊子云：一夫不耕，天下受其飢；一婦不織，天下受其寒。	
9	日月雖明，不照覆盆之下；刀劍雖利，不斬無罪之人。知我	日月雖明，不照覆盆之下；唐虞雖聖，不能化其		太公曰：日月雖明，不照覆盆之下。刀劍雖快，不斬無罪之人。非災橫禍，

	者，為(謂)我心慍；不知我者，為(謂)我何求。	明主；微子雖賢，不能諫其闇君；比干雖惠，不能自免其身；蛟龍雖聖，不能殺岸上之人；刀劍雖利，不能殺清潔之士；羅網雖細，不能執無事之人；非災橫禍，不入慎家之門；人無遠慮，必有近憂。		不入慎家之門。(省心篇第十一)
10	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衣服破而再新，手足斷而難續。		莊子云：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衣服破而更新，手足斷而難續。	莊子云：兄弟為手足，夫婦如衣服。衣服破時更得新，手足斷時難再續。(安義篇第十五)
11	賜子千金，不如教子一藝。		太公曰：賜子千金，不如教之一伎。	賜子千金，不如教子一藝。(訓子篇第十)
12	德潤身，富潤屋。			大學云：富潤屋，德潤身。(正己篇第五)

在上述的表列中可見出，除了《太公家教》、《新集文詞九經抄》出現部分與《雜抄》相同的內容外，《明心寶鑑》在 12 條資料中計援用了 11 條的內容，而《明心寶鑑》即為一以類書型態編纂的道德性蒙書，這反映了《雜抄》收錄的資料直至明代都還具有實際之影響性，並為類書性質之蒙書所承繼。至於《雜抄》對明清雜字的實際影響，則留待後文討論，此處不再贅述。

## (二)《俗務要名林》

《俗務要名林》所謂「俗務」，蓋指事間的各種事物；「要名」，則指重要的事務名稱、文字。由此書之命名取義，可知乃是針對民間日常生活中各種重要的語彙加以分類編排，以求便於檢閱並提供學習的通俗要用字書。在今日所得見的敦煌寫本中，有關《俗務要名林》者有 S.617、P.2609 及 P.5001 等三卷，三者均為殘卷，其中 P.2609 卷中則明確的題作「俗務要名林一卷」。本研究據之版本，S.617 來自《續修四庫全書》第 236 冊<sup>22</sup>，P.2609 來自《敦煌叢刊初集》第 15 冊

<sup>22</sup> S.617《俗務要名林》(敦煌殘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續修四庫全書》第 236 冊，1995 年)，頁 355-366。

《敦煌掇瑣》<sup>23</sup>，P.5001 來自《敦煌寶藏》第 135 冊<sup>24</sup>。

《俗務要名林》為一結合識字教育、日用常識與實用技能的識字類蒙書，全書依據事物名稱「分類部居」編纂，就今日的殘卷中可見出，其內容將民間日用所需區分為器物、田農、養蠶及機杆、女工、彩帛絹布、珍寶、香、彩色、舍、男服、女服等部別，從其分類體制來看，鄭阿財、朱鳳玉認為敦煌寫卷《俗務要名林》「正是上承《爾雅》《釋名》分類體制，與《急就篇》《千字文》等童蒙書相似；下啓宋、元、明、清《碎金》系類小類書型的字書，開民間通俗實用之雜字書之先河。」<sup>25</sup>姜亮夫在《敦煌——偉大的文化寶藏》及《敦煌學概論》中，亦認為：「《俗務要名林》應是唐代的一種字典。全書按事物分類編排，每類常用物名若干，然後逐一注上音義。……這種分義類的編輯法，是六朝以來的類書體式，民間所習用。」<sup>26</sup>事實上依類立目編纂的通例考察，此書乃上承自《爾雅》、《釋名》、《急就篇》之分類方式而來，《敦煌遺書總目索引·索引部分》於《俗務要名林》下即注云：「S617（存日辰部、養蠶及機杆部、女工部、彩帛絹布部、珍寶部、香部、彩色部、數部、秤部、市部、果子部、菜蔬部、肉食部、飲食部、雜畜部、獸部、蟲部、魚鱉部、木部、竹部、草部、船部、車部、火部、水部），3227（存□□部、靴器部、農器部、車部、冠幘部、鞍轡部、門窗部、舍屋部、屏障部、花釵部、綵色部、□□部、），P2609（一卷），3776（存天地部、陰陽部、年載部、地部、郡邑部、大夫立身部、），5001（存男服部、女服部、親族部、宅舍部）。」<sup>27</sup>由類目編纂的方式觀察，此書係採取六朝以來類書「分類部居」之體式，將民間日常生活所需之語匯，加以分類編排之字書。事實上，《俗務要名林》與《雜集時用要字》皆同屬「分類字詞」一系的蒙書，且無論在分類及內容上《俗務要名林》都較《雜集時用要字》更為豐富充實，以下簡要的將其分類情況歸納為下表：

<sup>23</sup> P.2609《俗務要名林》，（臺北：新文豐出版有限公司，《敦煌叢刊初集》第 15 冊，1985 年 4 月），頁 593-637。

<sup>24</sup> P.5001《俗務要名林》，黃永武主編《敦煌寶藏》第 135 冊（臺北：新文豐出版有限公司，1986 年 8 月），頁 141-147。

<sup>25</sup> 見鄭阿財、朱鳳玉：《敦煌蒙書研究》，頁 93。

<sup>26</sup> 姜亮夫：《敦煌——偉大的文化寶藏》（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1956 年），頁 124；又見《敦煌學概論》（北京：中華書局，1985 年 10 月），頁 61-62。

<sup>27</sup> 《敦煌遺書總目索引》，（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敦煌叢刊初集》第 2 冊，1985 年 6 月），頁 441。

表 2 敦煌雜字系蒙書分類字詞統計

書名	分類類目	類別數	備註
俗務要名林	天地部、陰陽部、日辰部、年載部、地部、郡邑部、大夫立身部、靴器部、日用雜器部、工匠部、田農部、車部、冠幘部、鞍轡部、門窗部、舍屋部、屏障部、養蠶及機杼部、女工部、彩帛絹布部、珍寶部、香部、花釵部、彩色部、數部、度部、量部、秤部、市部、果子部、菜蔬部、肉食部、飲食部、聚會部、雜畜部、獸部、鳥部、蟲部、魚鱉部、木部、竹部、草部、船部、車部、戎仗部、火部、水部、藥部、疾部、親族部、宅舍部、男服部、女服部	53	綜合 S.617、 P.2609、 P.5001 三寫卷， 去其重
雜集時用要字 (敦煌寫本)	二儀部、衣服部、音樂部、石器部、靴器部、農器部、車部、冠幘部、鞍轡部、門窗部、舍屋部、屏障部、花釵部、綠色部、饗部、飲食部、薑笋部、果子部、席部、布部、七事部、酒部	22	綜合 S.610、 S.3227、 S.6208
雜集時用要字 (俄藏寫本)	漢姓名第一、番(番)姓名第二、衣物部第三、斛斗部第四、菓子部第五、農田部第六、諸匠部第七、身體部第八、音樂部第九、藥物部第十、器用部第十一、屋舍部第十二、論語部第十三、禽獸部第十四、禮樂部第十五、顏色部第十六、官位部第十七、司分部第十八、地分部第十九、親戚長幼二十	20	dx02822

由上表的內容可見出，《俗務要名林》與《雜集時用要字》皆同以「分類字詞」的體式纂輯，然《俗務要名林》區分的 53 類，都較之敦煌寫本或俄藏 dx02822 本《雜集時用要字》多一倍以上，考其收錄的內容亦較《雜集時用要字》更為豐富。<sup>28</sup>明、清之後《雜字》系的蒙書，顯受此一體制之影響，例如清光緒二十三年文成堂刻本《新增幼學雜字》，是一本包括分類字詞與對相的雜字，全書分為上下欄。上欄為〈四言便讀〉，實即為分類字詞的四言雜字，將二千八百多字

<sup>28</sup> 參照本文表 4：《雜集時用要字》S.3227 與 dx02822 農器(田)部比較及表 7：雜字系蒙書類目與收錄農事資料比較表之內容。

以類編排，分別歸於天文、地理、人物、時令、身體、人事、衣冠、首飾、文事、武備、婚姻、布帛、銀色、五穀、花木、鳥獸、飲食、雜貨、百藝、起蓋及農桑等 21 個門類。下欄為對相，由「乾坤日月雷雨風雲，冰雹雪霰慧孛斗星」之天文概念起始，繼之建築、人物、神鬼、官職、身體、衣飾、器物、工具、花果、鳥獸、蟲魚，終以干支之「庚申辛酉石榴木，壬戌癸亥大海水」作結，後附〈選集啓蒙幼學三字巧對〉。書中收錄的字、詞、圖繪，都為日常所見事物，不僅可做識字之用，亦可成為生活日用之檢索。另如清·文萃堂刻本《重增釋義徽郡世事通考元龍雜字》，一樣分為上下欄。上欄為〈四書五經難字〉，收錄了《學》、《庸》、《論》、《孟》、《易》、《書》、《詩》、《春秋》、《禮記》等經典中的難字，並加以音注，後附〈字畫辨疑〉、〈歷代帝王總紀〉等。下欄為雜字，計分天文類、地理類、時令類、人物類、文武公署類、武職公署類、文武總類、古書類、字法類、文契類……等 71 類，並於收錄的詞彙下加以註解。在門類上，這是今日所見雜字書中分類最多的《雜字》傳本；在形制上，其編排體例及內容與類書十分近似。

《俗務要名林》全書以「分別部居」方式編排，為一結合識字教育、日用常識與實用技能的識字類蒙書。「分別部居」是類書編纂的體式，其目的是欲使蒙童增易多識，雖目錄學者皆將此書收入類書類，但就民間實際使用之教材功能上則應將其歸屬於蒙書之列。若由類目與收錄內容的比較，實可見出於民間通俗《雜字》書承繼之發展及影響，此點留待後文再行討論。

### （三）《雜集時用要字》

《雜集時用要字》為一「分別部居」收錄日常生活中的語彙之童蒙字書，今見之敦煌寫本計有 S.601、S.3227 及 S.6208，皆為殘卷。S.601 殘卷，計存 12 行，其首題作「雜集時用要字壹阡（千）參佰（百）言」，存「二儀部第一」、「衣服部第二」、「音樂部第三」三部分。S.3227 及 S.6208 二卷，就內容、體制或性質考察，均與 S.610《雜集時用要字》相類，二者之字體行款亦全同，內容相銜，當屬同一寫卷之斷裂為二。另據近人考證，收藏於俄羅斯科學院東方研究所聖彼得堡分所之 dx02822 敦煌文獻，亦為《雜集時用要字》，其內容還比敦煌三個殘卷更為完整。首先，許文芳、韋寶畏於 2005 年發表的論文〈俄藏黑水城 2822 號文書《雜集時要用字》研究〉，對 dx02822 寫卷之定名和斷代做了詳細的考定，並通過與敦煌文獻中性質相似字書的比較而將寫卷定名為《雜集時要用字》；又

從番姓部、司分部和官位元部記載的有關詞語的出現時間，推測此文書的寫作年代。<sup>29</sup>次年，馬德先生發表了〈敦煌新本 dx02822《雜集時用要字》芻議〉，對寫卷的性質、特色以及研究價值進行了探討，除將全文錄出外，並把題名改擬為《雜集時用要字》。<sup>30</sup>同年，李應存、李金田、史正剛合撰了〈俄藏敦煌文獻 dx02822《蒙學字書》中之醫藥知識〉，又對寫卷中斛斗部第四、身體部第八、藥物部第十中的內容作了較詳細的校注。<sup>31</sup>2007年，石小英發表了〈西夏平民服飾淺探——以 dx02822《雜集時用要字》為中心〉一文，對寫卷之衣物部第三作了新的校錄，並進一步對此部中反映出的西夏平民服飾的情況進行了分析探討。<sup>32</sup>在上述諸學者的努力下，俄藏 dx02822 寫本為《雜集時用要字》之考訂逐漸形成學界之共識，亦成為討論該書之極重要文獻。本研究所據之版本，S.610 來自《敦煌寶藏》第 5 冊<sup>33</sup>，S.3227 來自《敦煌寶藏》第 26 冊<sup>34</sup>，S.6208 來自《敦煌寶藏》第 45 冊<sup>35</sup>，俄藏 dx02822 則取自《俄羅斯科學院東方研究所聖彼得堡分所藏敦煌文獻》第 10 冊<sup>36</sup>。

以前人整理之《雜集時用要字》內容考察，所有版本均依「分別部居」之體式編纂，將民間日常所需的語彙分類編排。S.610 起始為〈二儀部第一〉，其次為〈衣服部第二〉、〈音樂部第三〉，以二儀為首的分類法似乎仍顯示出其受中原類書影響的軌跡。S.3227 則可見到石器部、靴器部、農器部、車部、冠幘部、

<sup>29</sup> 許文芳、韋寶畏：〈俄藏黑水城 2822 號文書《雜集時要用字》研究〉，《社科縱橫》第 6 期(2005 年 12 月)，頁 174。

<sup>30</sup> 馬德：〈敦煌新本 dx02822《雜集時用要字》芻議〉，《蘭州學刊》2006 年第 1 期(2006 年 1 月)，頁 38-41。

<sup>31</sup> 李應存、李金田、史正剛：〈俄藏敦煌文獻 dx02822《蒙學字書》中之醫藥知識〉，《甘肅中醫學院學報》第 23 卷第 4 期(2006 年 8 月)，頁 38-42。

<sup>32</sup> 石小英：〈西夏平民服飾淺探——以 dx02822《雜集時用要字》為中心〉，《寧夏社會科學》第 3 期(2007 年 5 月)，頁 107-109。

<sup>33</sup> S.610《雜集時用要字壹千叁百言》，收錄於黃永武編：《敦煌寶藏》第 5 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1 年)，頁 127-128。

<sup>34</sup> S.3227《雜集時用要字》(原題為：類書)，收錄於黃永武編：《敦煌寶藏》第 26 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1 年)，頁 666-667。

<sup>35</sup> S.6208《雜集時用要字》(原題為：新商略古今字樣提其時要並行正俗釋上卷、下卷)，收錄於黃永武編：《敦煌寶藏》第 45 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2 年)，頁 121-124。

<sup>36</sup> dx02822《雜集時用要字》，《俄羅斯科學院東方研究所聖彼得堡分所藏敦煌文獻》第 10 冊所收錄之俄 dx02822《蒙學字書》(上海古籍出版社、俄羅斯科學出版社東方文學部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年)，頁 58-67。

鞍轡部、門窗部、舍屋部、屏障部、花釵部、綵色部等類目，其分類方式與內容乃承繼於六朝以來之類書。S.6208 則有：甕部、飲食部、薑笋部、果子部、席部、布部、七事部、酒部。俄藏 dx02822 寫卷《雜集時用要字》，計分爲：漢姓名第一（殘文）、番（番）姓名第二、衣物部第三、斛斗部第四、菓子部第五、農田部第六、諸匠部第七、身體部第八、音樂部第九、藥物部第十、器用部第十一、屋舍部第十二、論語部第十三、禽獸部第十四、禮樂部第十五、顏色部第十六、官位部第十七、司分部第十八、地分部第十九、親戚長幼二十（殘文），雖以「漢姓名」居首，但通篇之內容完整，呈現出強烈的區域和民間實用色彩。以下僅簡要以 S.6208 與 dx02822 之〈果（菓）子部〉及 S.3227 與 dx02822 之〈農器（田）部〉作比較，歸納成下表：

表 3 《雜集時用要字》S.6208 與 dx02822 果（菓）子部比較

S.6208	dx02822
果子部：梨柿。桃□。石榴。胡桃。林檎。榲桲。梅查。李柰。棗。芙蓉。芡（芡）蕒。菱角。蒲菊。甘蔗。荷蓮。藕根。	菓子部第五：梨菓。石榴。柿子。林檎。榛子。橘子。杏仁。李子。榛子。木瓜。胡桃。茄菰。笋蕨。蔓菁。蘿蒲。荊芥。茵蔯。蓼子。蒟蒻。蘭香。苦苣。葱（蔥）。蒜。烏枚。杏梅。桃梅。南棗。薑薑。錫菓。越瓜。春瓜。冬瓜。南瓜。青蒿。桃條。梨梅。杏煎。細紇菰。大石菰。

表 4 《雜集時用要字》S.3227 與 dx02822 農器（田）部比較

S.3227	dx02822
農器部：犁耨。杵八。廉。槌。杈杷。陸軸。槌枷。礮礮。稍縮桐。稍穀。打麥。鑷鈹。冶場。洒掃。簸筐。□□。櫛聚。散。栢撲。斛斗。圖囤。蠶繭。綵絲。晒曝。	農田部第六：梨樓。罷磨。桔槔。鐵（鐵）鏟。收刈。礮礮。笞箒。掃箒。塗曬。鋤鑿。杈杷。笏箕。栲栳。確磑。箭刀。颯曬。持碾。舂擣。倉庫。囤芭。【金密】窟。鋤田。踏確。撥磑。耕耘。鋤鍊。積貯。耕耨。壤地。芟箔。渠河。漢堰。澆灌。夫草。子稅。鎌刀。大斧。地軟。梯杖。繩索。幡竿。夾耳。壠培。



	堤壩。團頭。提轄。溝洫。桑麻。作戶。 種蒔。官渠。作家。
--	---------------------------------

由表中可見出，無論是〈果（菓）子部〉或〈農器（田）部〉，俄藏 dx02822 的內容都較之敦煌寫本更為豐富，菱角、荷蓮、藕根這些水生作物及盛產於華南、西南溫熱帶地區的甘蔗，在俄藏 dx02822 本中就未曾出現，蠶繭、縲絲這些漢人之蠶織活動亦未見於俄藏 dx02822 本中，取而代之的是渠河、漢堰、澆灌、溝洫、官渠等水利設施，呈現了西夏地區異於華中、華北的地域特色與實用色彩，這點與明清雜字具地域性質之特色極為相似。

#### （四）《孔子備問書》

今知《孔子備問書》計有 4 個寫本，皆不署撰者，均度藏於法國巴黎國家圖書館，編號分別為 P.2579、P.2581、P.2594、P.3756，可見於黃永武編《敦煌寶藏》第 122 冊與 130 冊中，鄭阿財、朱鳳玉在《敦煌蒙書研究》中已將該書做了完整的校錄。其中 P.2581 及 P.2594，首完尾缺，卷首題「《孔子備問書》一卷，周公注」，從所錄之東漢後才傳入中國之佛教內容與三國曹操、劉備、孫權相關事項考察，可推究其應為假託孔子、周公之名而作。

《孔子備問書》全篇以問對的形式構篇，明代徐師曾於《文體明辯序說》中對於問對體有一段明確之說明，其云：「按問對者，文人假設之詞也。其名既殊，其實復異。故名實皆問者，屈平《天問》，江淹《遂古篇》之類是也；名問而實對者，柳宗元《晉問》之類是也。」<sup>37</sup>依徐氏所議，《孔子備問書》當屬第二類名問而實對者，有問有答；其問答之意，在於假借他人對話來傳達文化知識。魏晉南北朝後，受到佛教的影響，佛教的教義與問對方式結合並融入了蒙書的體式中，其中《顏氏家訓·歸心》就是極明顯的例子。內容龐雜，涵蓋廣泛，除敘述了天文、時序、地理知識，亦有文學、歷史、禮儀、制度等知識，同時還概括了不少佛教思想，多為當時民眾日常生活所需，如天地、四時、四季、八節、六十甲子、三皇五帝、五經、六藝、六律等，其中所涉及佛教之內容主要涵蓋了四大、六根、三途、五逆等基本認識和概念。

<sup>37</sup> 明·徐師曾著、羅根澤校點：《文體明辯序說》（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 年），頁 129。

以現代的學科知識分類來看，《孔子備問書》的內容大致可以分為三類：一為自然知識，涉及了天文、時序、曆法、地理諸多方面；二是人文知識，包括文化歷史、禮儀制度、生活常識；第三則是宗教信仰知識，其間許多佛教的內容，如日、月的講解，是採用佛家的說法。就其問答所收錄之內容，約略可分為下列數十要項：天地、日月、天地人、鬼神、陰陽、天子皇后、三綱、五行、十二辰、四時、三農三要、六十甲子、六甲、三墳、五典、八卦、文字、五聲、五色、五臟、六腑、五道、門戶、五穀、六畜、四獸、五木、三皇、五帝、三王、六國、三賢、四方、四夷、五嶽、四瀆、九州、三公、九卿、三老、三才、五更、四輔、五經、六甲、五果、三雄、五霸、六律、聖賢、八難、三賢、四友、四大、六府、三途、五濁、五逆、八關齋、六藝、五禮、六德、四道、寡人、三備、七出、三不去、四不可娶、太歲、太陽、大將軍、三伏、台殿、宮室、廳雍、天子無父兄、三不能避雨、三避諱、三神、三備父師友、父之道、事君之道。其中有關日月等天文問題，明顯雜糅了佛教傳說的認知，而有關於「凡聖賢有父母否」、「人能生佛」、「何名八難」、「何名四大」、「何名六府」、「何名三途」、「何名五濁」、「何名五逆」、「何名八關齋」等要項，更是以佛教名相法數的問答方式來解說。

《孔子備問書》不但匯集有關天文、時序、地理、人事基本知識，尤其全書主要均取各相關知識之名數成編，此與敦煌寫本《雜抄》之性質相似。《孔子備問書》與《雜抄》問答相似者計有：三皇、五帝、六國、五嶽（岳）、四瀆、九州、三公、九卿、六藝、五穀、五果、五姓（聲）、五行、三老、三備、三光、三農、三朝、四時、八節。然二書之中亦有不少問題相同但答案出入者，筆者僅將其歸納為下表之內容：

表 5 《孔子備問書》與《雜抄》問題相同答案出入表

問題	《孔子備問書》	《雜抄》
六國	晉、楚、韓、魏、燕、趙	齊、楚、韓、魏、燕、趙
三才	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情	天、地、人
五穀	粟、麥、稻、黍、豆	房、芒、角、穗、散
五果	桃、李、杏、柰、棗	胡桃、石榴、栗子、鷄頭、菱角
三老	上者一百廿，次者一百（一十），下者八十	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情
三備	父一、師二、朋友三	君、父、師
三農	春蠶，夏麥，秋禾	春蠶、夏麥、冬禾

對於「六國」的看法，二者有晉、齊之異。有關「三才」的解說，《孔子備問書》將《雜抄》的天、地、人擴大解釋為天文、地理、人情，並強調了主動學習之「知」，而「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情」在《雜抄》中則歸於「三老」之項下。在「五穀」方面，在漢代一般有兩種說法，一則為漢·趙岐注《孟子·滕文公》時所指的稻、黍、稷、麥、菽，<sup>38</sup>一則為漢·鄭玄注《周禮·天官·疾醫》時指的麻、黍、稷、麥、菽，<sup>39</sup>《史記》和《淮南子》中亦都與鄭玄注定義相同。《孔子備問書》之「粟、麥、稻、黍、豆」說，乃承繼了趙岐的看法。菽，即豆之總稱。粟，亦稱粱、稷，即俗稱之小米，屬禾本科的一种植物，原產於中國北方黃河流域，由於耐旱，適合在乾旱而缺乏灌溉的地區生長，早在新石器時代就已經被種植，在青海遺址中也有出土。至於《雜抄》的「房、芒、角、穗、散」之說，僅在元·牛道淳的《文始真經》注中見到相近的看法。《文始真經卷之二·二柱篇·第十一章》云：「關尹子曰：五雲之變，可卜當年之豐歉。」牛道淳注曰：「……五穀者，稷房芒角穗也。……」<sup>40</sup>《文始真經卷之六·六匕篇·第六章》云：「五物可以養形，無一物非吾之形。五味可以養氣，無一物非吾之氣。是故吾之形氣，天地萬物。」牛道淳注曰：「五行推遷，陰陽造化，而生稷、房、芒、角、穗之五穀以養人形，天地萬物之形，因陰陽五行造化而有，吾形亦因陰陽五行造化而有。以此論之，天地之間無一物非吾之形也，故云五物可以養形，無一物非吾之形也。」<sup>41</sup>《文始真經》傳為先秦文史真人關尹子所著，與《陰符經》、《道德經》、《南華經》和《黃庭經》並稱為道教五大經典，而為該書作注的為元·貞年間神峰人牛道淳，號逍遙子、逍遙大師，《雜抄》的「房、芒、角、穗、散」看法，明顯與牛道淳之「稷房芒角穗」注相近，極可能是來自道教的詮釋系統，由此點可看出《雜抄》與《孔子備問書》在取材之來源上之差異。至於在「五果」的作物上，《孔子備問書》的說法為一般常見者，包括了原產於中國大陸中部與南部的溫帶喬木桃、李、杏、棗，以及薔薇科蘋果屬俗稱沙果的柰。而《雜抄》

<sup>38</sup> 漢·趙岐注，宋·孫奭疏：《孟子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十三經注疏本附校勘記，阮元重刊宋本），頁 98 上。

<sup>39</sup> 漢·鄭玄注，唐·賈公彥疏：《周禮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十三經注疏本附校勘記，阮元重刊宋本），頁 73 下。

<sup>40</sup> 元·牛道淳：《文始真經註》，（北京：文物出版社，涵芬樓影印本《道藏》第 14 冊，1988 年），頁 622。

<sup>41</sup> 元·牛道淳：《文始真經註》，頁 622。

僅有三種是樹果，其中還包括了由中亞傳入的胡桃，其餘之鷄頭與菱角則為水生植物。<sup>42</sup>在「三農」上，二書亦有秋禾與冬禾之差異。在中國的稻作中有早稻與晚稻之別，冬禾指的應為晚禾之大稻。王禎《農書·農桑通訣四·收穫篇第十一》云：「南方水地，多種稻秫。早禾則宜早收，六月、七月則收早禾。其餘則至八月、九月。《詩》云：『十月穫稻』，《齊民要術》曰：稻至『霜降穫之』，此皆言晚禾大稻也。故稻有早晚大小之別。」<sup>43</sup>又《詩·七月》云：「九月築場圃，十月納禾稼。」早、晚禾即秋禾、冬禾之別，由此可見出《孔子備問書》較《雜抄》更切近於南方文化，在五果上則皆涵蓋了南北水果，倒是《雜抄》中的鷄頭、菱角都是水生植物，而《孔子備問書》中的五果都來自於果樹。

將《孔子備問書》與《雜抄》相互比較，則不難得知其內容性質乃屬民間通俗一類讀物。取名為《孔子備問書》，蓋以孔子為中國庶民心中博學多聞之表率，而此書匯集各種日常生活中有關天文、時序、地理、人事等基本知識成編，以為蒙童初學或一般民眾備用應急之需，讀之既可益智，又可備問檢索。《孔子備問書》是多種文化融合的產物，其內容較切近於南方文化，從文章的知識體系來看，它與中原許多小學書籍類似，都採用問答形式，從天、地、人、物逐一釋名，其間許多佛教的內容，如日、月的講解，則是採用佛家的說法，雖然沒有明確的分類，但其內容的編排依然可見其受分類立部纂輯體例的影響。

### （五）《開蒙要訓》

《開蒙要訓》書末云「童蒙學習，易解難忘」，由此可推知該書實為發蒙所用之識字課本。1932年劉復在《敦煌掇瑣》中，據 P.2578 的卷子加以輯錄，當為本書校錄之始。今知敦煌寫本《開蒙要訓》計有 37 件，分別度藏於英、法、中、俄、日等國，其中度藏於英國不列顛圖書館的有 14 件，法國巴黎國家圖書館的有 17 件，中國首都圖書館（原北京圖書館）及上海圖書館的各 1 件，俄國聖彼得堡 1

<sup>42</sup> 鷄頭，即為芡實，為睡蓮科植物，其所結之子可食用。菱角，菱角原生於歐洲與亞洲，一般栽種於溫帶氣候的濕泥地中，如池塘、沼澤地。氣候不宜過冷，最佳在 25 攝氏度到 36 攝氏度，水深要有 60 公分，分為鈍角短刺與銳角長刺兩個品種，或可分為深水菱（顏色較深）和淺水菱（顏色較淺）兩種。在中國南方，稻田在第一期收割後，經常會栽種菱角幼苗，並在水田中放入泥鰱一起飼養。

<sup>43</sup> 元·王禎：《農書》，《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730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頁 343 下。

件，日本天理大學 1 件，其他散錄 2 件。英國不列顛圖書館的 14 件，皆為殘卷。各本中以 P.2487、P.2578、P.3054、P.3610、S.705 等五卷的內容為完整，而 P.2578 及 P.3243 二卷字下則施以直音音注。法國巴黎國家圖書館藏的 P.2487 與 P.2578 為首尾完整之寫卷，二者皆起於「乾坤覆載」、訖於「易解難忘」、尾題「開蒙要訓一卷」。P.2487 卷首另有「開蒙要訓一卷，開蒙要訓一卷。乾坤覆載，日月光明。四時往來，八節相迎。春花開艷」兩行文字；P.2578 文末另記為「天成四年九月十八日燉煌郡學士郎張□□□」，正文中有不少難字與注音。一般學者，多以此為研究之藍本。至於 P.3054 與 P.3875，則雖首尾完整，但內文卻有部分殘缺，則常被作為前二寫本之參照文獻。本研究《開蒙要訓》之內容，主要以《敦煌叢刊初集》第 15 冊劉復輯《敦煌掇瑣》中 P.2578 為據<sup>44</sup>，再配合鄭阿財、朱鳳玉《敦煌蒙書研究》<sup>45</sup>及張新朋《敦煌寫本《開蒙要訓》研究》之成果<sup>46</sup>，進行討論。

現存各寫本《開蒙要訓》，均不著撰人，然於 P.2721《雜抄一卷并序》寫卷「論經史何人修撰制注」下載有「《開蒙要訓》，馬仁壽撰之」<sup>47</sup>。全書一卷，采四言韻語編排，分三百五十句，二句一韻，計一百七十五韻，凡一千四百字。其形式與《千字文》同，內容則較《千字文》更為通俗，深具地方性與通俗性。張新朋依其內容，概括為九大類，分別為：一、天地歲時、山川河岳，二、君臣宴飲、孝悌人倫，三、起居臥具、女紅服飾，四、身體髮膚、疾病療除，五、珍寶重金、農具稼穡，六、借貸詞訟、車馬馱乘，七、器用飲食、庫倉宅舍，八、草木瓜果、蟲魚鳥獸，九、盜劫賭賽、囚繫問訊。<sup>48</sup>審其內容性質與體制，全與日常生活相關，當是模仿《急就篇》、《千字文》而編的童蒙識字書。《開蒙要訓》作為童蒙識字的教材，以收錄日常實用的字為主，其內容除了有描述自然景物、時序氣象、動植物及礦物珍寶等語彙外，還有農業、工藝方面的器具名稱與術語，並涵蓋了倫理、法律、食、衣、住、行、育、樂等民生方面的用詞，內容繁複多樣又貼近實際生活，以下僅就該書收錄的農桑資料簡略歸納如下：

<sup>44</sup> 劉復輯：《敦煌叢刊初集》（臺北：新文豐出版有限公司，1985 年）第 15 冊，頁 329-335。

<sup>45</sup> 鄭阿財、朱鳳玉：《敦煌蒙書研究》，頁 58-60。

<sup>46</sup> 張新朋：《敦煌寫本《開蒙要訓》研究》（杭州：浙江大學人文學院博士學位論文，2008 年 5 月）。

<sup>47</sup> 《雜抄一卷并序》，收錄於黃永武編：《敦煌寶藏》第 123 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5 年），頁 479 上。

<sup>48</sup> 張新朋：《敦煌寫本《開蒙要訓》研究》，頁 9-10。

表 6 《開蒙要訓》收錄農桑資料表

農具稼穡	鋤鍤鑿鏡，斧鑿鑿鍛。鑿鈔鈎鋸，錯鑪錐鑽。耒犁耕耩，鋤刨壟畔。植蕘（稚）稀疏，概密稠短。亢旱焦枯，溝渠灌溉。柯柯糧柄，芟刈撩亂。削（削）斫斬剗，蹂接押按。杈把挑撥，坎策聚散。捶（種）積苦持，浸漬淹瀾。……確磴碾磨，杵臼舂搗。麩麵篩麩，麩澀細好。颯簸糠糶，秕穀其蒿。稍穰稽莢，曬曝乾燥。
------	---

由表中之內容可見，《開蒙要訓》收錄的農桑資料明顯的是以四言的體式纂輯，將內容相關的字詞類聚在一起，以其收錄的詞彙與後世雜字分類字詞中之〈四言便讀〉相對照，當可考察出編輯體例上承繼的軌跡，除此之外，就其收錄的內容與明清雜字之〈四言便讀〉參較，亦可推究唐代與明清階段社會生活概況的演變情況，成為經濟與文化之發展上重要的文獻資料。

由上述的討論可得知，敦煌雜字系蒙書是采用分類立部方式編排，以纂錄民間日常生活事物之名目，在內容上充分反映來自民間以能識字及對應日常生活之實用價值，並以此作為童蒙教育的實際需求與目的。

### 三、敦煌寫本與明清雜字系蒙書在分類部居上實際關聯情況

雜字系的蒙書，其書名常同取於「雜」，乃據其「聚合」、「匯聚」的本義，因稱之為「雜字」。

從體制上論，雜字系的蒙書有些雖係採近似類書「分別部居」的形式編纂，然其功能、性質則明顯的為童蒙教材，這樣的現象早在敦煌寫卷《俗務要名林》就已出現。《俗務要名林》為一結合識字教育、日用常識與實用技能的識字類蒙書，全書分類編排，就今日的殘卷中可見出，其內容將民間日用所需區分為器物、田農、養蠶及機杆、女工、彩帛絹布、珍寶、香、彩色、舍、男服、女服等等部別，從其分類體制來看，鄭阿財，朱鳳玉認為敦煌寫卷《俗務要名林》「正是上承《爾雅》《釋名》分類體制，與《急就篇》《千字文》等童蒙書相似；下啓宋、元、明、清《碎金》系類小類書型的字書，開民間通俗實用之雜字書之先河。」<sup>49</sup> 分類最基本的功能，是方便資訊的理解與搜尋，只要具有相同的分類素養與需求，

<sup>49</sup> 鄭阿財、朱鳳玉：《敦煌蒙書研究》，頁 93。

人們即可迅速的找到自己想要的東西。因此，「分類部居」的編纂形式，即成爲中國典籍知識分類的重要方式之一，常見於傳統的類書與蒙書之中。從性質來看，雜字書是應民間日常生活之需而編。從體例來看，雜字也有採用分類立部的編排方式，並對部份字詞進行解釋，由敦煌雜字系的蒙書發展到明清的雜字，其編纂者始終都來自於民間，其內容也都來自於庶民日常生活所需，就其分類立部之情況考察，則充分的反應出庶民對生活日用常識之認知。

雜字的興起來自於庶民的生活需求，識字爲其主要功能，書中所載的多屬於日常生活經常用到的字詞，便於熟記是其所以廣泛流行的原因。發展至明代還出現了圖文並置之功能，讀者不僅可從中學到基礎所需的文字和各類知識，還常可在圖文互證的閱讀中，增加學習的成效。據筆者的研究，依其編纂體式而言，可將雜字類典籍概括爲「類聚相關」、「分類字詞」與「圖文並置」三類。「圖文並置」，綜合了「圖本」與「文本」兩種內容，是蒙書在刻版印刷後盛行後一種新的編纂方式，概括了隨文附圖與對相兩種型態，由於與本文探討之主題關係較遠，此處暫不贅述，下文提及之對相雜字即屬此一型態之範疇。「類聚相關」，是將生活中片段的情境，依類聚原則匯聚爲相關的知識內容，且依相同字數纂輯成篇，形成與現實生活相關的完整論述之有機文本，有涵蓋性廣泛之各言雜字，亦有依特別性質編纂的專門性雜字，前者如三言、四言、五言雜字，後者如莊農雜字。這一類的雜字，是由《雜鈔》、《孔子備問書》一系的問答或論辯體式衍生發展而來。「分類字詞」，即是將所錄之字詞以類編排，分別歸於天文、地理、人物、時令等門類之下，或不標舉門類然亦遵循類聚的原則編排日用常需之字詞。這一類的雜字，是由《俗務要名林》、《雜集時用要字》一系的分類部居體式衍生發展而來。在筆者所見的 188 種版本，具分類字詞者計有 42 種。<sup>50</sup>在分類字詞雜字書中，類別最多的爲《重增釋義徽郡世事通考元龍雜字》，此書分上下兩欄，上欄爲四書五經難字，下欄是雜字，在內涵與類型上極近似類書，計有 71 類。分類最少的爲《七言

<sup>50</sup> 據筆者考察，《雜字類函》收錄 157 種版本，具分類字詞者 33 種；《民間私藏：近代漢文初學、中小學教材資料彙編》中收錄雜字 16 種，具分類字詞者 5 種；海外者 6 種，扣除日本早稻田大學藏僅存下卷的《新刻增校切用正音鄉談雜字大全》，具分類字詞者 2 種；臺灣所見者 9 種，具分類字詞者 2 種。總計 188 種版本，具分類字詞者 42 種。其初步之成果，見筆者〈知識的建構與典範的轉移：論「幼學雜字」在圖文傳播與語文教育上之意義〉，第十屆通俗文學與雅正文學——「語言與文字」國際學術研討會，臺灣·臺中·中興大學(2014 年 10 月)。本文經修訂與審查後，刊登於《當代儒學研究》第二十期(桃園：國立中央大學文學院儒學研究中心，2016 年 6 月)，頁 1-56。

雜字》與《最新出版繪圖七言雜字》，只有 6 類。此外，「分類字詞」還涵蓋了〈四言便讀〉之部分，顧名思義即是採四言的句式，將知識重新分類編排，以利於學習與檢索的一種文類，在體制上也是運用以類編排的方式編纂，所不同的是內容並非羅列字詞，而是以四言一句的形態，對於各類收錄的內容加以描述，提供讀者對各門類基本知識之認知，類似啓蒙教材中的百科全書。〈四言便讀〉常與「圖文並置」的對相雜字同時並存，例如清·光緒 23（1897）年文成堂刻本《新增幼學雜字》，即是一本包括分類字詞與對相的雜字，全書分爲上下欄。上欄爲〈四言便讀〉，實即爲「分類字詞」的四言雜字，將二千八百多字以類編排，分別歸於天文、地理、人物、時令、身體、人事、衣冠、首飾、文事、武備、婚姻、布帛、銀色、五穀、花木、鳥獸、飲食、雜貨、百藝、起蓋及農桑等 21 個門類，這個部分即屬於「分類字詞」之範疇。據筆者考察，在明清雜字中收錄〈四言便讀〉的就至少有文成堂《增補易知雜字全書》、《新增幼學雜字》、廣益書局《改良繪圖幼學雜字》、久靜齋《改良繪圖幼學雜字》、清李光明家刻本《新鑄眉公先生四言便讀群珠雜字》、竹林書局《改良繪圖幼學雜字》、廈門會文堂《改良繪圖幼學雜字》6 種，<sup>51</sup>除了《新鑄眉公先生四言便讀群珠雜字》爲單獨著錄〈四言便讀〉之外，其餘都出現在對相雜字的上欄之中。

至於其閱讀對象，在清光緒三十一年古絳寶善堂刻本的《七言雜字》前之〈序〉中，有一段清楚的說明：

此書原爲識字者而作也，故不論其文之俗雅，貴集律詩話圖，學者遂句誦之，啟曰即喻。凡某應用字迹，無不豁然貫通。熟讀澈記，何難酬世？誠

<sup>51</sup> 1、佚名：《新增幼學雜字》，清光緒二十三年文成堂刻本，收錄於李國慶編：《雜字類函》第 2 冊（北京：學苑出版社，2009 年 6 月），頁 347-430。2、佚名：《改良繪圖幼學雜字》，上海廣益書局石印本，收錄於李國慶編：《雜字類函》第 2 冊（北京：學苑出版社，2009 年 6 月），頁 431-470。3、佚名：《改良繪圖幼學雜字》，久靜齋石印本，收錄於李國慶編：《雜字類函》第 2 冊（北京：學苑出版社，2009 年 6 月），頁 471-512。4、佚名：《新鑄眉公先生四言便讀群珠雜字》，清李光明家刻本，收錄於李國慶編：《雜字類函》第 6 冊（北京：學苑出版社，2009 年 6 月），頁 395-470。5、佚名：《改良繪圖幼學雜字》，收錄於《萬事不求人》卷下（新竹：竹林書局，1997 年 3 月）。6、佚名：《改良繪圖幼學雜字》，收錄於民國八年刊本《廈門會文堂居家必備不求人》卷下（自藏本）。



為幼學全鏡至。<sup>52</sup>

一般認為雜字為識字發蒙的教材，這樣的說法雖然沒錯，但不夠周延。參照於〈序〉文中所言之「酬世」，可見出雜字為壯年後提供日用常需之功能。在閱讀對象上除了蒙童之對象外，由〈序〉中提到的「此書原為識字者而作」可推知，識字者當然指的是蒙童卻又不僅限於蒙童，將雜字書的閱讀對象擴大於所有欲求識字之人，不但打破了年齡上的侷限，更兼及於廣大的庶民階層，使其成為識字教育初級階段的通用教材以及日用檢索之工具，因此在雜字書的內文中才會出現「雖是粗言並直語，卻也日用之常需。幼學熟讀壯而行，隨手揮出令人驚」之語。<sup>53</sup>庶民識字目的除發蒙之外，多是為了生活或生產的便利，因此雜字書在選材原則上就具有「生活化」的特點，其內容多為實際生產和生活中常見到、聽到的事物，由天文地理、衣著首飾、飲食珍饈、百工技藝、日用器物到飛禽走獸、蔬果花草、畜病藥材，無所不包。

其次，因雜字書收錄的內容龐雜，舉凡生活日用所需、天文地理知識、蟲魚鳥獸詞彙、衣著飲食首飾等無所不包，因此對於其類型與分類就是研究所需處理的基礎問題。雜字書收錄內容的，可由以下兩篇〈序〉、〈跋〉中見其梗概。在日治時期《四言雜字》中的〈序〉文曾提到：

此書流傳日久，昔時張氏所著，書云張氏新編，後人僅知其姓，不知其名。從來本島人，家庭簿記，作為字彙便覽，文辭雖不高雅，士農工商，交際應接，日用衣食住所之名稱，植物動物各業器械，吉慶葬儀，旅行秘訣，人事百般，一切通俗口頭常言，網羅無漏。書中四字一句，雜集一書，名曰四言雜字。此非教育資料，乃名詞參考之津梁。是為序。<sup>54</sup>

<sup>52</sup> 佚名：《七言雜字》〈序〉，收錄於李國慶編《雜字類函》第10冊(北京：學苑出版社，2009年6月)，頁403。

<sup>53</sup> 見佚名：《七言雜字》，光緒三十二年藍玉堂抄本之末四句。收錄於楊蓮福、陳謙編：《民間私藏：近代漢文初學、中小學教材資料彙編》第四冊(臺北：博揚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12年)，頁285。另見於佚名：《七言雜字》，無年月，寶華堂藏板之末四句，惟「直語」一詞作「值語」。收錄於楊蓮福、陳謙編：《民間私藏：近代漢文初學、中小學教材資料彙編》第四冊，頁309。

<sup>54</sup> 見斐成堂商會編輯部：《四言雜字》〈序〉，臺灣新竹州斐成堂商會編輯部，大正拾壹

由序文中敘述可見出，不僅是通俗口頭常言，幾乎所有常民之日用所需皆被涵蓋在一本小小的雜字書中，雖然此書不分條段、無別種類，但在書前〈凡例〉中則又再一次的指明「此書所載俚語常言，即是家庭簿記必要句話，日用物品名稱，買入賣出，開卷自能採用」<sup>55</sup>，儼然似一部日用百科。此外，在明末刻本《新刻四言對相》卷末之《跋》文中提到：

頃於家君廡中得一小冊，上自天象以至人物器用之末，眉列星陳，名之與物，圖畫無遺，不特便於繪事，實裨幼學不少，遂摹而刻之，視者幸莫以小冊輕之。<sup>56</sup>

「對相」是一種圖文並置的雜字書，宋末即於民間流行，明代開始見諸於目錄典藏之林，與《幼學須知》、《歷代蒙求》、《小四書》等並列於類書項目之下，<sup>57</sup>惜今未見宋本原書。另有《新刻四言對相》，據王重民據考證其年代應為明末刻本。<sup>58</sup>《跋》文中「名之與物，圖畫無遺」，說明了對相圖文並置的特色，在傳統蒙書發展中這是一種新的樣式，始於刻版印刷盛行之後。「圖畫」「繪事」，表明了知識傳播、歷史紀實與藝術功能。在收錄的內容上，上自天象以至人物器用之末，各種生活名物皆概括其中。這類的雜字書，不僅脫離了傳統刻本插畫的形式，一字一圖，圖文並置，收錄的內容豐富，且所錄字完全不重複，常可於圖文外附錄了天文、時令、葷食、人物等其他雜字分門別類的日用知識，此類雜字可以《增補易知雜字全書》中所錄《新鑄幼學易知書割便覽》為代表，在內容上涵蓋了「對

年秋斐成堂商會印行，昭和七年七月十日五版發行。收錄於楊蓮福、陳謙編：《民間私藏：近代漢文初學、中小學教材資料彙編》第四冊，頁3。

<sup>55</sup> 斐成堂商會編輯部：《四言雜字》〈凡例〉，頁4。

<sup>56</sup> 見佚名：《新刻四言對相》書末之〈跋〉，虎林胡氏文會堂校正，書坊徐龍峰梓行。日本文政四年谷文二翻刻虎林書房徐龍峰本。（國家圖書館古籍影像檢索系統書號：00000000000000281。原書館藏地：美國國會圖書館）。

<sup>57</sup> 明·楊士奇等編：《文淵閣書目》卷十一·類書·盈字號第六廚書目下錄有「對相識字，一部一冊，闕」，收錄於王雲五主編：《叢書集成初編》《文淵閣書目及其他一種》（上海：商務印書館，1935年12月），頁150。另明·葉盛編：《茶竹堂書目》類書下亦錄有「對相識字，一冊」，收錄於《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第277冊，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山東：齊魯書社，1996年8月），頁70。

<sup>58</sup> 王重民：《中國善本書提要·子部·類書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8月），頁372-373。

相」與其他分類字詞的雜字。上述兩篇〈序〉〈跋〉，皆說明了雜字書收錄內容的龐雜性，卻也道出了形式與用途上的殊別，家庭簿記、買入賣出顯然與發蒙識字有別，就僅以此二書而言，在內容、形式、功能、對象中即有分類上之差異，這也造成了後世研究在取材與範疇上之困難。由於研究主題之限制，此處僅先討論與「分類字詞」相關之內容。

### （一）敦煌寫本與明清雜字系蒙書在「分類字詞」上實際關聯情況

「分類字詞」，是雜字在編纂內容上獨特的體式之一。所謂的「分類字詞」，是以字詞為主，運用以類編排的方式將同一類別字詞收錄在一起，在內容上，囊括了天文地理、飲食器具、花鳥魚蟲等生活中龐雜的事物；在形制上，運用分類部居的編排方式，將同一類別字詞收錄在一起，便於檢索，為一種近似百科全書式的識字讀本。敦煌雜字系蒙書中的《俗務要名林》、《雜集時用要字》，即為此類之先驅。《俗務要名林》分為 51 類，敦煌寫本《雜集時用要字》分為 22 類，俄藏寫本《雜集時用要字》則分為 20 類，其中許多分類部居的內容即為明清雜字所承繼。據筆者統計，《雜字類函》收錄 157 種版本，具分類字詞者 33 種；《民間私藏：近代漢文初學、中小學教材資料彙編》中收錄雜字 16 種，具分類字詞者 5 種；海外流傳版本者 6 種，扣除日本早稻田大學藏僅存下卷的《新刻增校切用正音鄉談雜字大全》，具分類字詞者 2 種；臺灣所見者 9 種，具分類字詞者 2 種。總計 188 種版本，具分類字詞者 42 種。在上述雜字書中，分類最多的為《重增釋義徽郡世事通考元龍雜字》，此書分上下兩欄，上欄為四書五經難字，下欄是雜字，在內涵與類型上極近似類書，計有 71 類。分類最少的為《七言雜字》與《最新出版繪圖七言雜字》，只有 6 類。

前述提到筆者所見的 188 種明代雜字版本，具分類字詞者計有 42 種，以下即就其分類立部之狀況，作進一步之考探。據筆者的統計，上述 42 種分類字詞雜字書中，其各種門類出現的情況分別為：

器用：器用 10，鐵器 12，木器 12，竹器 3，農器 4，石器 3，瓦器 3，磁器 3，酒器 5（包含 2 酒具），玩器 5（包含 2 玩具），樂器 12，漆器 3，軍器 6，總計 81 次。

鳥獸：鳥獸 15（包含 5 禽獸、1 鳥獸門兼蟲魚、2 鳥獸門兼魚蟲），禽類

6 (內涵 1 飛禽)，獸類 10 (包含 1 走獸、1 畜獸、1 畜類)，馬類 3，總計 34 次。

農業：農業 3，農器 4，農桑 4，庄農 7 (1 莊農章、4 庄農取用、1 庄農所用器械牛馬字式、1、莊農所用器械牛馬字式)，農類 1，農家 1，農事 1，莊產六畜 4，畜類 1，畜獸 1，畜病兼藥材取用 4，總計 31 次。

飲饌：飲饌 4，葷食 4，葷菜 5，素食 4，素菜 5，葷素 4 (南菜菜品並葷素食物取用)，酒名 3，總計 26 次。

文事：文契 1，文約 1，文史 4，文具 2，書房用物 1，文事 5，文帖 1，文玩 1，古書 1，書籍 1，字法 1，集寫書信 2，通用尺牘 2，常用雜帖 2，總計 25 次。

蟲魚：蟲魚 1，鳥獸門兼蟲魚 1，魚蟲 2，鳥獸門兼魚蟲 2，魚虫 5，鱗類 8 (包含 3 鱗類、1 鱗甲類、4 鱗介)，蟲蟄 4，總計 23 次。

衣服：衣服 17，衣冠 5，絲帛 3，紬緞 3，紬綾絹緞布類 2，紬絹 2，總計 22 次。

果品：果品 10，菓品 11，總計 21 次。

首飾：20 次。

天文：19 次。

身體：19 次。

地理：地理 16、地輿 3，總計 19 次。

人事：19 次。(包含 3 人事通用)

人物：17 次。

時令：15 次。

蔬菜：11。

數目：10 次。

喪祭：喪祭 4，喪具 1，喪禮 1，喜喪 1，總計 7 次。

婚姻：7 次。

訟獄：3

船隻：4

百工：2

就生活日用範疇概括歸納，出現最多的為器用 81 次，其次依序為鳥獸 34 次，農業 31 次，飲饌 26 次，文事 25 次，蟲魚 23，衣服 22 次，果品 21，首飾 20 次，天文、地理、身體、人事各 19 次，人物 17 次，時令 15 次，蔬菜 11 次，數目 10 次。單一名稱出現最多的為果（菓）品 21 次，其次為首飾 20 次。再其次分別為天文、身體各 19 次，衣服、人事、人物各 17 次，地理 16 次，鳥獸、時令各 15 次，鐵器、木器各 12 次，蔬菜 11 次，數目 10 次，鱗類 8 次，庄農、婚姻 7 次。交叉比對的結果可知，雜字所收錄的內容以日常生活器用物品最多，細部分類也最詳盡，且在附圖的雜字中常可見明確的圖示。其次是蟲魚鳥獸之名，這與庶民長期接觸的自然環境與身份有關。再其次者為農業、飲饌與衣服，反映出庶民以農為本、以食為天、豐衣足食的特性。若以單一名詞而言，果品、首飾、天文、地理、時令、蔬菜等頻繁的出現，則呼應了庶民對農、食、衣的需求，而鐵器、木器出現的高頻率，則說明了庶民生活中主要使用器械的種類與工藝水準。較值得關注的是數目類出現了 10 次，這呈現出升斗小民對於家庭簿記與記寫雜賬的重視，反倒是屬於仕進之先的文事、文契、文史、文具、書房用物、文帖、文玩、古書、書籍、字法等內容，出現的比例不高。

在上述具分類字詞之 42 種中，收錄內容概括農事資料者計有 5 種，分別概述如下：

- 1、《增補易知雜字全書附新鑄幼學易知書劄便覽》〈農具門〉，明刊本，收錄於《明代通俗日用類書集刊》16，〈農具門〉於頁 464。【上層對相，下層分類字詞。分類字詞計分 44 類。】
- 2、《新鑄智燈雜字》〈農器類〉，佚名，清宣統元年上海廣印書局石印本，收錄於《雜字類函》2，北京市：學苑出版社，2009 年，〈農器類〉於頁 282。【上圖下文，〈農器類〉在下文之分類字詞中。】
- 3、《繪圖日用雜字》〈時令〉〈田器〉〈織具〉，無年月北京二酉堂石印本，《雜字類函》2。〈時令〉於頁 321，〈田器〉於頁 328~329，〈織具〉於頁 329。【與《改良繪圖日用雜字》內容相同】

4、《改良繪圖日用雜字》〈時令〉〈田器〉〈織具〉，元上海昌文書局石印本，收錄於《雜字類函》2。〈時令〉於頁 340，〈田器〉於頁 345，〈織具〉於頁 345。

5、《增補幼學須知雜字大全》〈農業門〉，清康熙 17 年（1678）瑯嬛閣刊本（自藏），〈農業門〉於頁 8。【上下兩欄，上欄為對相，下欄為分類字詞之雜字。與《增補易知雜字全書》為同一系統，為較「古典」之版本內容。下層雜字（分類詞彙）計分 27 類。】

爲了方便討論，在上述分類字詞收錄農事資料之 5 種雜字中，此處僅例舉《增補幼學須知雜字大全》之內容爲證。《增補幼學須知雜字大全》清康熙 17 年（1678）瑯嬛閣刊本（自藏）。上下兩欄，上欄爲對相，下欄爲分類字詞之雜字。下層雜字（分類詞彙）計分 27 類：天文門、地理門、時令門、人物門、歲壽門、文官門、武職門、文官服色、武官服色、仕宦門、士業門、農業門、百工技藝門、商賈門、番國門、身體門、病症門、人事門、婚姻門、喪祭門、冠冕衣服門、金銀首飾靴鞋門、系帛門、女工門、綵色門、數目門、訟獄門。其中〈農業門〉係收錄與農事相關的詞彙，筆者將其摘錄如下：

#### 〈農業門〉

耒耜、犁、犁壁、犁轅、犁盤、犁轡、犁轆、□攏、耙、鋤頭、水車【伍子胥欲鞭平王之屍作之以車水，后人因之以作田器】，犁耙，犁盤，犁轡，鋤頭，車刮，車轆，車（車彘），狗骨，車檣，嗙刀【音田，削去田畔穢草】，鏟鈎，釜鈇，鋤耨【把柄也】，爬扒，碌礮【員木鑿為似羊桃，名滾車，可以壓水爛泥】，輪桶【即斗也】，庫桶【即庫斗也】，風櫃，泥挑，掃把、掃帚，柴絡，柴砧，禾杈【稜勾也】，杈子，扁擔，鎗擔，尿桶，糞瓢【尿把也】，連枷【兩枝木相連，亦曰輪棒，俗名梗】，楸笊，棕箕，箕笠，糞匙【豬屎把】，糞箕，糞耙，桔槔【吊搗也】，箒竿，埭槌，石（石耒），背蓬【播田遇雨則負于背，俗呼竹（竹局）】，泥掀，草苫，把柄，牛耨【即牛貫也】，牛繩，牛兜嘴【牛口籠也】，牛擔，把齒，

築杵，斛斗，草籠，耕耘【去草也】，撒種，插秧，耨草，揀稗，潑糞、割稻，搗麥，颺穀，拾穗，栽菜，鋤芋，踏車、扛石，浮渠，壅田，採荳，插槓，砍柴，浸種，交相，納稅，拔芽，蓋屋，曝穀，築岸，填路，夾籬笆，塞田滄，掘田窟，（田孚）。

綜觀上述〈農業門〉之內容可明顯的發現，在「分類字詞」的體式之下，無論是耒耜、犁、耙、碌碡、鋤頭、風櫃等常見的農具，還是棕蓑、箬笠、背蓬等穿著服飾，或者撒種，插秧，耨草，揀稗，潑糞、割稻等耕作歷程，都見諸於收錄的內容，就連牛鞞、牛繩，牛兜嘴、牛擔等專屬於耕牛上的器具亦一併呈現，讀者不但可輕易的檢閱一般常見的農事詞彙，更可在閱讀中掌握農事的相關資訊。上溯其源，「分類字詞」一類的雜字於敦煌雜字系蒙書中就已出現，在俄藏 dx02822 寫卷被確認為《雜集時用要字》後，<sup>59</sup>其承繼關係就更加明確。以下僅以敦煌寫本《俗務要名林》、S.3227《雜集時用要字》<sup>60</sup>、俄藏 dx02822《雜集時用要字》與清代《增補幼學須知雜字大全》中收錄農事（農器部、農田部、農業門）之內容，歸納為下表，作簡要的說明。

表 7 雜字系蒙書類目與收錄農事資料比較表

書名	類目	收錄農事資料	字詞數
俗務要名林	天地部、陰陽部、日辰部、年載部、地部、郡邑部、大夫立身部、靴器部、日用雜器部、工匠部、田農部、車部、冠幘部、鞍轡部、	〈日用雜器部〉： ……桶、粘、弗、掃帚、簸箕、筐、籬、籃籠、篩、抓【竹槁】、箒、凍帚、□、梯、箔簾、碾、磴、碓、白、磨、杵、鋏、鋤、鑿、鏡	125 〈日用雜器部〉 25，包括闕文 1 處。〈田農部〉

<sup>59</sup> 有關俄藏 dx02822 寫卷《雜集時用要字》之確認，是近年來之突破，計有許文芳、韋寶畏二先生於 2005 年發表的〈俄藏黑水城 2822 號文書《雜集時要用字》研究〉；馬德先生 2006 年發表的〈敦煌新本 dx02822《雜集時用要字》芻議〉；李應存、李金田、史正剛三先生合撰的〈俄藏敦煌文獻 dx02822《蒙學字書》中之醫藥知識〉；石小英之《西夏平民服飾淺探——以 dx02822〈雜集時用要字〉為中心》；此三篇已見前文(三)《雜集時用要字》說明。另王晶則有〈俄藏敦煌文 dx 02822《雜集時用要字》果子部淺析〉之作，《和田師範專科學校學報》(漢文綜合版)，2008 年第 28 卷第一期(總第 51 期)(2008 年 1 月)，頁 130-131；黃皓則於 2008 年 5 月完成了《俄敦二八二二號寫卷《雜集時用要字》研究》之碩士論文(杭州：浙江大學人文學院中國古典文獻學碩士學位論文，2008 年 5 月)。

<sup>60</sup> 今日所見之《雜集時用要字》，除 S.3227 外，另有 S.610 與 S.6208 兩寫卷，以 S.3227 最完整，筆者將依其類目與收錄農事資料整理於【表 7】中。

	<p>門窗部、舍屋部、 屏障部、 養蠶及機杼部、 女工部、彩帛絹布部、 珍寶部、香部、花釵部、 彩色部、數部、度部、 量部、秤部、市部、 果子部、菜蔬部、 肉食部、飲食部、 聚會部、雜畜部、獸部、 鳥部、蟲部、魚鱉部、 木部、竹部、草部、 船部、車部、戎仗部、 火部、水部、藥部、 疾部、親族部、 宅舍部、男服部、 女服部（53類）</p>	<p>〈田農部〉： 地、田、【土薑】、畔、畝、頃、 壟、町、汀、塍、耕、墾、杷、 場、【代土】、塊、垆、墾、礪、 耨、【禾耨】、【禾耨】、鋤、鋤、 種、蒔、栽、苗、秧、調勻、稠、 概、稀、穰、穰、苜、耨、穫、 刈、芟、□、【耨累】、疊、積、 【艸積】、堆、□、□、場□、 蘿枷、擔、穀部、米、粟、【艸 幹】、穗、粒、【麥宛】□、稻【米 晏】、粃、糯、種、豆、箕、耨、 踏、稞、稍、穀、麵、麩、【麥 肖】、麩、黍、秫、糜、稌、籩 麥、□、漚、□、□、葉、初、 颯、篩、擔、槌、【木項】、揭、 圖、□、舂、搗、【白易】【白市】、 臼、曬娘、曝、炕、簸【木煎】。</p>	<p>100，包 括缺文9 處。</p>
<p>雜集時用要字 （綜合敦煌寫 本 S.610、 S.3227、S.6208）</p>	<p>二儀部、衣服部、 音樂部、石器部、 靴器部、農器部、車部、 冠幘部、鞍轡部、 門窗部、舍屋部、 屏障部、花釵部、 綠色部、甕部、飲食部、 薑笋部、果子部、席部、 布部、七事部、 酒部（22類）</p>	<p>〈農器部〉：犁耨。坎八。廉。 槌。杈杷。陸軸。槌枷。礪礪。 稍縮桐。稍穀。打麥。鑷穀。冶 場。洒掃。簸筐。□□。攪聚。 散。栢撲。斛斗。圖圓。蠶繭。 繰絲。晒曝。</p>	<p>24</p>
<p>雜集時用要字 （俄藏寫本 Дх02822）</p>	<p>漢姓名第一、 番（番）姓名第二、 衣物部第三、 斛斗部第四、 菓子部第五、 農田部第六、 諸匠部第七、 身體部第八、 音樂部第九、 藥物部第十、 器用部第十一、 屋舍部第十二、 論語部第十三、 禽獸部第十四、 禮樂部第十五、 顏色部第十六、</p>	<p>〈農田部第六〉： 犁耨。罷磨。桔槔。鐵（鐵）鋤。 收刈。礪礪。笄筭。掃筭。塗曬。 鋤鑿。杈杷。笄箕。栢栢。確磴。 箭刀。颯曬。持碾。舂擣。倉庫。 園芭。【金密】窟。鋤田。踏確。 撥磴。耕耘。鋤鍊。積貯。耕耨。 壤地。芟箔。渠河。漢堰。澆灌。 夫草。子稅。鑷刀。大斧。地軟。 梯挾。繩索。幡竿。夾耳。壠培。 堤壩。團頭。提轄。溝洫。桑麻。 作戶。種蒔。官渠。作家。</p>	<p>52</p>



	官位部第十七、 司分部第十八、 地分部第十九、 親戚長幼二十（20類）		
增補幼學須知 雜字大全	天文門、地理門、 時令門、人物門、 歲壽門、文官門、 武職門、文官服色、 武官服色、仕宦門、 士業門、農業門、 百工技藝門、商賈門、 番國門、身體門、 病症門、人事門、 婚姻門、喪祭門、 冠冕衣服門、 金銀首飾靴鞋門、 系帛門、女工門、 綵色門、數目門、 訟獄門（27類）	〈農業門〉： 耒耜、犁、犁壁、犁轅、犁盤、 犁轡、犁彎、□攏、耙、鋤頭、 水車，犁耙，犁盤，犁彎，鋤頭， 車刮，車（車扇），車（車叅）， 狗骨，車榷，噬刀，鑷鈎，釜鈇， 鋤櫛，爬扒，碌碡，輪桶，舂桶， 風櫃，泥挑，掃把、掃帚，柴絡， 柴砧，禾杈，杈子，扁擔，鎗擔， 尿桶，糞瓢，連枷，楸笊，棕蓆， 箬笠，糞匙，糞箕，糞耙，桔槔， 箐竿，（土畚）槌，石（石耒）， 背蓬，泥掀，草（艸占），把柄， 牛套，牛繩，牛兜嘴，牛擔，把 齒，築杵，斛斗，草籠，耕耘， 撒種，插秧，耨草，揀稗，潑糞， 割稻，攪麥，颯穀，拾穗，栽菜， 鋤芋，踏車、扛石，浮渠，壟田， 採荳，插楸，砍柴，浸種，交相， 納稅，拔芽，蓋屋，曝穀，築岸， 填路，夾籬笆，塞田滷，掘田窟， （田孚）。 〈石器米器門〉： 杵臼、舂碓，水碓，碓臼，木礮， 礮翅，研，磨，石碑，石砧，石 （石桑），試金石，磁石，豬槽， 研石。	110 （〈農業 門〉95， 〈石器 米器門〉 15）

首先，據上表之內容可見，四者都是以「分類字詞」的體式編纂，其內容都以收錄庶民生活日用常識為主。其次，四者都列有農事相關之門類，且都收錄當時農事相關之字詞，其中犁、耨枷、碌碡、掃帚等常見的農具都重複出現。在門類的數目上以《俗務要名林》之 53 類最多，該筆資料為綜合 S.617、P.2609 及 P.5001 等三卷而來，其中無論是田制、農具、穀類，都見詳細的收錄，並與《增補幼學須知雜字大全》之內容有極多重複處。《雜集時用要字》與《增補幼學須知雜字大全》之比較中，在門類的數目雖沒有明確的增加，但在門類的區分上，卻是依據當時庶民日用的需求而分類，除了承繼關聯外，更反映出當時庶民生活的實際情況。在收錄的字詞數上，《增補幼學須知雜字大全》都倍增於唐時《雜集

時用要字》。於字詞內容上，敦煌與俄藏《雜集時用要字》皆錄有的「犁耩」，到了《增補幼學須知雜字大全》中則擴增為耩、犁、犁壁、犁轅、犁盤、犁轡、犁轡、犁耩、犁盤、犁轡等諸多項目；俄藏寫本 dx02822 的「舂擣」「踏碓」，到了《增補幼學須知雜字大全》中則增加為杵臼、舂碓、水碓、碓臼等內容。此外，在《俗務要名林》中還出現了釋義與音注，這也與明代許多雜字中的體式一致。當然，在俄藏 dx02822 寫卷被確認為《雜集時用要字》後，還有更多亟待發掘的議題可延伸討論。

由以上簡單的比較中，不但可見出三者「分類字詞」上承繼的關聯，亦可觀察出當時庶民生活的實際景況與日用知識分類的情形，且時代越接近現代，分類越精緻，字詞的內容亦越豐富。

## （二）敦煌寫本與明清雜字系蒙書在「四言便讀」上實際關聯情況

另有〈四言便讀〉亦屬於「分類字詞」之範疇，敦煌雜字系蒙書中的《開蒙要訓》即為此類之先驅。〈四言便讀〉實際上就是以「分類字詞」方式編纂的四言雜字，再配合上明代流行的對相編纂在一起，形成圖文並置、圖文互證之功能。就筆者所見明清雜字考察，其中所收錄〈四言便讀〉的計有下列 6 種版本：

- 1、《新增幼學雜字》，佚名，清光緒二十三年文成堂刻本，收錄於李國慶編《雜字類函》2（北京：學苑出版社，2009 年 6 月），頁 426-429。
- 2、《改良繪圖幼學雜字》〈農桑門〉，上海廣益書局石印本，收錄於李國慶編《雜字類函》2（北京：學苑出版社，2009 年 6 月），頁 431-470。
- 3、《改良繪圖幼學雜字》〈農桑門〉，久靜齋石印本，收錄於李國慶編《雜字類函》2（北京：學苑出版社，2009 年 6 月），頁 471-512。
- 4、《新鑄眉公先生四言便讀群珠雜字》〈農桑門〉，佚名，清李光明家刻本，收錄於李國慶編《雜字類函》6（北京：學苑出版社，2009 年 6 月），頁 395-470。
- 5、《改良繪圖幼學雜字》〈農商門〉，收錄於《萬事不求人》（新竹：竹林書局，1997 年 3 月），頁 25-26。
- 6、《改良繪圖幼學雜字》〈農商門〉，收錄於民國八年刊本《廈門會文堂居家必備不求人》（自藏本），頁 13。

在上述的版本中，第 2、3、5、6 項中收錄的〈時令門〉與〈農桑門〉內容相近。廈門會文堂《居家必備不求人》收錄《改良繪圖幼學雜字》與竹林書局《萬事不求人》的《改良繪圖幼學雜字》都做〈農商門〉，與文成堂、上海廣益書局、久靜齋本之〈農桑門〉，在名稱上稍有差異。在就文字內容觀察，可概略區分為 4 大類：1、重農思想，2、蠶桑紡織（織具），3、田作概況（農具），4、歡慶豐收。在字數上以《新鑄眉公先生四言便讀群珠雜字》〈農桑門〉收錄的 120 字最少，其內容還附加了農家〈器用〉48 字，為其他版本所未見。字數最多的為新竹竹林書局《改良繪圖幼學雜字》的〈農商門〉，計有 196 字，在年代上這也是最晚刊行的版本。若就可考的刊行年代觀察，文成堂《新增幼學雜字》，明確的註明為清光緒二十三（1897）年刻本，廈門會文堂《改良繪圖幼學雜字》為民國八年（1919）刊本，竹林書局《改良繪圖幼學雜字》則為 1997 年刊行。由上述的討論中，可簡要的將本節援用〈四言便讀〉之出版次序，作以下之歸整：

上海久靜齋所刊行《改良繪圖幼學雜字》，1843-1854 年刊行。【192 字】

李光明莊《新鑄眉公先生四言便讀群珠雜字》，同治至光緒年間（1862-1908）刊行。【168 字，有 48 字為器用，實為 120 字。】

文成堂《新增幼學雜字》，清光緒二十三（1897）年刊行。【136 字】

上海廣益書局《改良繪圖幼學雜字》，1904 年刊行。【192 字】

廈門會文堂《改良繪圖幼學雜字》，民國八（1919）年刊行。【188 字】

竹林書局《改良繪圖幼學雜字》，1997 年刊行。【196 字】

值得再討論的是《新鑄眉公先生四言便讀群珠雜字》，扣除器用部分，屬於農事描述者應實為 120 字。「眉公先生」應為陳繼儒（1558-1639 年），字仲醇，號眉公、也作麋公，又號白石山樵。陳氏除了書法之成就外，藏書頗富，廣搜博采奇書逸

冊，或手自抄校。他曾說：讀未見書，如得良友；見已讀書，如逢故人。對經、史、諸子、術伎、稗官與釋、道等書，無不研習，博聞強識。喜抄校舊籍，因得顏魯公書，乃名其藏書堂為「寶顏堂」等。又有「玩仙廬」、「來儀堂」等精於校讎之學，自稱：凡得古書，校過即付抄，抄後複校，校後複刻，刻後複校，校後即印，印後再複校。萬曆中，曾延請一些窮老書生，尋章摘句，按部分類；而後摘取其中瑣言僻事，所刻《寶顏堂秘笈》6集457卷，收書226種（又記為229種），多地方掌故、軼聞瑣言、書畫藝術、譜錄等，其中多罕見秘笈，保存了明及明以前的小說雜記。依其生平藏書、抄書、刊書之喜好，《四言便讀群珠雜字》為其藏、抄、刊是極為可能的。如此說來《新鑄眉公先生四言便讀群珠雜字》的年代，就要至少提前到1639年前了。再由《新鑄眉公先生四言便讀群珠雜字》〈農桑門〉所附的農家〈器用〉之內容考察，極可能為他本所錄之〈器用門〉內容，或是此版在刊刻時本就尚未分化出〈器用門〉，亦可能為編者在編纂時，發現其內容多為農家器具故移置於〈農桑門〉之下。也就是說，《新鑄眉公先生四言便讀群珠雜字》〈農桑門〉的120字內容，極可能就是這一系列〈四言便讀〉的最早模式。而清光緒二十三（1897）年文成堂刊行的《新增幼學雜字》，在內容上僅多了16個字，在「重農思想」、「蠶桑紡織」、「田作概況」部分，又與《新鑄眉公先生四言便讀群珠雜字》完全相同，應為該系列較早之版本樣態。到了上海久靜齋、上海廣益書局、廈門會文堂的《改良繪圖幼學雜字》，則是此系列〈四言便讀〉發展的穩定型態，最後至竹林書局的《改良繪圖幼學雜字》臻於完整。

在概略瞭解明清雜字中收錄〈四言便讀〉情況後，以下僅列舉《新增幼學雜字》中〈農桑門〉之內容作簡要的說明：

#### 《新增幼學雜字》

##### 〈農桑門〉

百工之首，務重農桑，春耕夏耨，秋收冬藏，養蠶一事，女子承當，日夜辛勤，料理多方，紡紗織布，積帛盈箱，排神做會，殺豬宰羊，清明泡種，夏至插秧，鄉村四月，割麥人忙，犁田耙地，候水栽秧，及時下雨，晝夜奔忙，三時雨足，國富民康，期秋遇雨，禾秧興旺，答謝酬神，打楮收糧，早完國稅，莫欠錢糧，開懷暢飲，齊樂陶唐，子孝父母，媳敬姑

婆，兄友弟恭，婦隨夫唱。61（136字）

在起首的「百工之首，務重農桑，春耕夏耨，秋收冬藏」四句中，雜字便先描述了傳統的重農思想，這思想在先秦的《孟子》書中已被關注，其云：「后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五穀熟而人民育。」<sup>62</sup>其後在漢代的史書中亦不斷的被提及，如《史記》云：「管仲既任政相齊，……與俗同好惡。故其稱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sup>63</sup>《漢書·食貨志》云：「糴甚貴傷民，甚賤傷農；民傷則離散，農傷則國貧。故甚貴與甚賤，其傷一也。」<sup>64</sup>歷來的農書也將重農思想視為教化育民的重要理念，王禎《農書·孝弟力田篇第三》：「且一夫不耕，民有饑者；一女不蠶，民有寒者。乃若一夫耕，眾人坐而食之，欲民之無饑，不可得也；一女蠶，眾人坐而衣之，欲民之無寒，不可得也。饑寒切於民之身體，其所以仰事俯畜、養生送死者，皆無所資，欲其孝弟，不可得也。故曰：『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豈不信乎？農夫受饑寒之苦，見遊惰之樂，反從而羨之，至去隴畝、棄耒耜而趨之，是民之害也，又豈特逐末而已哉！」<sup>65</sup>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可見得「務重農桑」實為「百工之首」，因此雜字在一開始即突顯了農桑在傳統社會中的重要性。

其次，雜字對於傳統蠶桑之操作情況亦做了簡要的描述。蠶桑是一種勞力密集、操作繁瑣的農業活動，需於短時間投入大量的人力與精神，然因產期與清明前後的農忙重疊，故大部份的工作都由婦女承擔，「養蠶一事，女子承當，日夜辛勤，料理多方，紡紗織布，積帛盈箱」，忠實的道出了女性在蠶桑活動上獨立承擔的辛勤情況。再其次《新增幼學雜字》提到了田間農事操作的簡要概況，其云：「清明泡種，夏至插秧，鄉村四月，割麥人忙，犁田耙地，候水栽秧，及時下雨，晝夜奔忙，三時雨足，國富民康，期秋遇雨，禾秧興旺。」由「浸種」到「插蒔」

<sup>61</sup> 另有收錄於李國慶編：《雜字類函》第2冊的上海廣益書局(頁431-470)及久靜齋(頁471-512)石印本《改良繪圖幼學雜字》之「四言便讀」〈農桑門〉(北京：學苑出版社，2009年6月)，其內容亦與《新增幼學雜字》收錄之內容相似但更完整。

<sup>62</sup> 語出《孟子·滕文公上》，見《十三經注疏·孟子》，頁98上。

<sup>63</sup> 語出《史記·管晏列傳》，見《史記》(臺北：鼎文書局，新校本史記三家注并附編二種一，1991年5月)，頁2132。

<sup>64</sup> 見《漢書》(臺北：鼎文書局，新校本漢書并附編二種一，1991年9月)，頁1124。

<sup>65</sup> 見元·王禎著，繆啟愉、繆桂龍譯注：《東魯王氏農書譯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6月)，頁25。

的各項工作完成後，時序上即將進入夏至。「犁田耙地，候水栽秧」，則清楚的描繪了整地、耘耨、灌溉的系列過程。經過大半年的努力後，打楯收糧、答謝酬神，方才完成了整個農事的歷程。

在瞭解明代雜字中〈四言便讀〉的實際情況後，以下試再以文成堂《新增幼學雜字》與《開蒙要訓》之在農事（農桑門）相關紀錄，作承繼關聯上的簡要的說明。

表 8 《開蒙要訓》與《新增幼學雜字》收錄之類與收錄農事資料比較表

書名	類目	收錄農事資料	字詞數
《開蒙要訓》	概括為九大類，分別為： 一、天地歲時、山川河岳， 二、君臣宴飲、孝悌人倫， 三、起居臥具、女紅服飾， 四、身體髮膚、疾病療除， 五、珍寶重金、農具稼穡， 六、借貸詞訟、車馬馱乘， 七、器用飲食、庫倉宅舍， 八、草木瓜果、蟲魚鳥獸， 九、盜劫賭賽、囚繫問訊。	鐮鋤鑿鏡，斧鑿鑿鍛。 鑿鈔鈎鋸，錯鑪錐鑽。 耨犁耕耩，鋤創壟畔。 植蕘（稚）稀疏，概密稠短。 亢旱焦枯，溝渠灌溉。 柯桐樞柄，芟刈撩亂。 削（削）斫斬剝，蹂按押按。 杈把挑撥，坎策聚散。 捶（種）積苦持，浸漬淹瀾。 ……確磴碾磨，杵臼舂搗。 麩麵篩麩，麩澀細好。 颯籟糠糶，秕莠其蒿。 稻穰稽英，曬曝乾燥。	24
文成堂 《新增幼學 雜字》 <sup>66</sup>	天文門、地理門、人物門、 時令門、身體門、人事門、 衣冠門、首飾門兼珍寶、 文事門、武備門、婚姻門、 布帛門兼顏色、 銀色門兼數目、 五穀門兼瓜菜、 花木門兼果品、 鳥獸門兼蟲魚、 飲食門兼茶酒、 雜貨門、百藝門、 起蓋門、農桑門。（21 類）	百工之首，務重農桑， 春耕夏耨，秋收冬藏， 養蠶一事，女子承當， 日夜辛勤，料理多方， 紡紗織布，積帛盈箱， 排神做會，殺豬宰羊， 清明泡種，夏至插秧， 鄉村四月，割麥人忙， 犁田耙地，候水栽秧， 及時下雨，晝夜奔忙， 三時雨足，國富民康， 期秋遇雨，禾秧興旺， 答謝酬神，打楯收糧， 早完國稅，莫欠錢糧， 開懷暢飲，齊樂陶唐， 子孝父母，媳敬姑婆， 兄友弟恭，婦隨夫唱。	52

<sup>66</sup> 表 8 《新增幼學雜字》之內容，乃依佚名：《新增幼學雜字》（清光緒二十三年文成堂刻本）為據，收錄於李國慶編：《雜字類函》第 2 冊，頁 347-430。

首先，仔細考察〈四言便讀〉之內容與分類方式，實亦承繼於敦煌雜字系蒙書中《開蒙要訓》一系。《開蒙要訓》在分類上，雖然未如《俗務要名林》、《雜集時用要字》般有明確的類目，但就收錄的內容而言，都是以四言一句的方式，類聚整個農事操作歷程，這與文成堂《新增幼學雜字》之內容與體式極為相似。《開蒙要訓》在農事資料上，主要是以字詞的方式收錄，在敘述上看不出前後的關聯，僅將常用的農具、與農事拼湊在四言一句的體式中。反觀《新增幼學雜字》，則是由重農思想起始，將整年的農事活動有機的組合在一起，成爲一具邏輯的農事敘述，這一點較之《開蒙要訓》就更具傳播與理解之功效。《新增幼學雜字》上層爲〈四言便讀〉，將知識區分爲天文門、地理門、人物門、時令門、起蓋門、農桑門等 21 類；下層爲「對相」，以一字、一詞一圖之方式羅列，基本上與上層之「四言便讀」分類之內容對應。〈四言便讀〉實際上就是以「分類字詞」方式編纂的四言雜字，再配合上明代流行的對相編纂在一起，形成圖文並置、圖文互證之功能，這是承《開蒙要訓》一系蒙書發展下來的，爲宋明印刷術盛行後加入印刷圖像之結果，可說是一種新的蒙書體式。

〈四言便讀〉實際上就是以「分類字詞」方式編纂的四言雜字，無論就〈天文門〉之「鴻濛混沌，開闢穹蒼。兩儀四象，八卦陰陽。五行七政，二曜三光。」或〈地理門〉之「門牆宮室，京省府縣。州邑邊疆，都圖閭里。」考察，在內容上都可爲極佳的童蒙教材。〈四言便讀〉之分類知識，在書中能還與「對相」產生圖文互證之功，既可即文見圖，又可憑圖識物，在圖像與文字間形成互文性的閱讀效果，讓學習因閱讀而產生意義上的張力，使閱讀形成圖→文→理的理解迴圈路徑，這又是敦煌雜字系蒙書所未具備的新功能。

### （三）敦煌寫本與明清雜字系蒙書在「類聚相關」上實際關聯情況

「類聚相關」，是將生活中片段的情境，依類聚原則匯聚爲相關的知識內容，且依相同字數纂輯成篇，形成與現實生活相關的完整論述之有機文本，常見收錄於一般各言雜字中。循其體式上溯，這一類的雜字應是由《雜抄》、《孔子備問書》一系的問答或論辯體式衍生發展而來。問答或論辯體式適合點出生活所需的各項問題，如天地自然、鬼神陰陽、典章制度、農桑時令、居住飲饌、衣著服飾、人物典故、蟲魚鳥獸等。觀《雜抄》，除了序文外，其內容自「論三皇五帝。何名三皇？」始，至「言有八頑者」止，全卷係採一問一答之論、辨形式，收錄了歷

史、天文、地理、山川、節氣、帝王、年節、經史、事物起源、社會常識及倫理道德等與日常生活相關之內容，為培養蒙童一般日用常識與基本學養以為隨身備忘之用。有關於論者，計有：三皇五帝、三川、八水、五岳、四瀆、九州、九經、三史、三才、六國、六藝、五味、五辛、五姓（聲）、五行、三老、三備、三光六暗（物）六齊（六氣）三農元正三朝、始欲學之事、婦人四德三從、鄉黨、三公九卿、忍事、經史何人修撰制注。有關於辯者，計有：年節日、四時八節、雜文章起何人、古人留教迹、金藏論法。《孔子備問書》全篇以問對的形式構篇，就其問答所收錄之內容，約略可分為下列數十要項：天地、日月、天地人、鬼神、陰陽、天子皇后、三綱、五行、十二辰、四時、三農三要、六十甲子、六甲、三墳、五典、八卦、文字、五聲、五色、五臟、六腑、五道、門戶、五穀、六畜、四獸、五木、三皇、五帝、三王、六國、三賢、四方、四夷、五嶽、四瀆、九州、三公、九卿、三老、三才、五更、四輔、五經、六甲、五果、三雄、五霸、六律、聖賢、八難、三賢、四友、四大、六府、三途、五濁、五逆、八關齋、六藝、五禮、六德、四道、寡人、三備、七出、三不去、四不可娶、太歲、太陽、大將軍、三伏、台殿、宮室、廳雍、天子無父兄、三不能避雨、三避諱、三神、三備父師友、父之道、事君之道。

在早期《雜抄》、《孔子備問書》一系列的蒙書中，僅羅列問題、簡要回答，發展到明清階段，已將生活中片段的情境類聚成與現實生活相關的完整敘述，以下僅以《雜抄》、《孔子備問書》及錦章圖書局《新出改良繪圖續三言》收錄有關農事描述之內容，歸納如下表以證。

表 9 《雜抄》、《孔子備問書》、《新出改良繪圖續三言》收錄農事資料表

書名	收錄農事資料
雜抄	何名三農？春蠶、夏麥、冬禾。何名三朝？冬、腊、歲。 二月社者何謂？社者是地之主。神農嘗五穀，后稷播種。何名六畜？牛、馬、豬、羊、雞、犬。祝融造鎔、釜、犁、鑿，燧人出火，勾龍能平水土，故以春秋二社祭之。 辨四時八節。何名四時？春、夏、秋、冬。何名八節？立春、春分、立夏、夏至、立秋、秋分、立冬、冬至。 辨經緯田疇阡陌。東西為經，南北為緯。熟田為疇，生荒為田。何名阡陌？東西為阡，南北為陌。
孔子備問書	問曰：何以大陽？何以小陽？春分之日，萬物萌芽，從地氣如（而）生，始成長也。春者，木也。木之陽氣漸弱，故曰[小陽]。夏至之日，萬物滋長，百草茂盛，鳥獸孵化，煙焰在上，暑氣甚熱，夏暑



	<p>者是火之直，火王暑氣在[上]，故曰大陽也。問曰：何以小陰？何以大陰？陰主煞，秋分之日，萬物結實，五穀成熟，陽氣漸衰，故曰小陰。冬分之日，萬物焦枯，百蟲蟄藏，水漸陰結成霜雪，寒氣在上，故曰大陰，此是也。</p> <p>何謂四時？春、夏、秋、冬，此之是也。何為（謂）為春？春：正月、二月、三月為春，暖也。何謂為夏？四月、五月、六月為夏，夏暑熱也。何謂為秋？七月、八月、九月，秋者涼冷也。何謂為冬？十月、十一月、十二月為冬，冬者極寒也。</p> <p>何謂四孟？孟這始也。正月孟春，四月孟夏，七月孟秋，十月孟冬，此是四孟。孟者極也，盛也。何謂四仲？仲者中也。二月仲春，五月仲夏，八月仲秋，十[一]月仲冬，此是四仲也。</p> <p>何謂四季？季者，末也。三月季春，六月季夏，九月季秋，十二月季冬，此四季末也。</p> <p>何謂八節？立春、春分、立夏、夏至、立秋、秋分、立冬、冬至，此之節（是）也。問：一節幾日？一節卅五日也。</p> <p>何謂立春？冬至後卅五日，陰氣日變，陽氣日升，百草萌芽，故曰立春也。何謂立夏？春分後卅五日，陽氣日餘，百草生長，萬物茂盛，此之夏是也。何謂立秋？夏至後卅五日，陰氣盛，陽氣日衰，故曰立秋也。何謂立冬？秋分後卅五日，陽氣日[衰]，陰氣日上，百草皆死，故曰立冬也。何謂冬至？至者極也。立冬之後卅五日，陰氣日極也，故曰冬至。何謂夏至？至者極也。立夏後卅五日，陰氣極長，夏至極主，炎暑極上，故曰夏至也。</p> <p>問曰：何謂三農、三要？春蠶，夏麥，秋禾，此為上（三）要是也。</p> <p>何謂五穀？粟、麥、稻、黍、豆，此之是也。</p> <p>何名六畜？豬、羊、雞、狗、牛、馬是也。</p> <p>何謂元正三朝？冬、臘、歲，此三節，故言三朝也。</p> <p>何謂五果？桃、李、杏、柰、棗，是五果也。</p>
<p>新出改良繪圖續 三言</p>	<p>……忙農事，先送糞，趕車輛，務慇懃，繩皮套，要拴準，喂耕牛，水先飲，草剉細，料拌勻，壓查子，套上棍，高窪地，有遠近，一齊壓，不用問，清明前，土脈發，投犁杖，並懷□，鐵鏟子，快買下，犁碗兒，要光滑，將牽筋，犁前□，先種穀，後番麥，高糧地，五六日，穀子地，七八塊，趕穀雨，種綿花，稍代看，點芝麻，種幾天，黃黑豆，盆幾畝，青線麻，綠豆地，無疙瘩，梗和稗，早發芽，……四月半，小滿頭，田苗好，青悠悠，忙鏟地，莫閒遊，買鋤板，安扛鈎，草要去，苗要留，且不可，一齊收，芒種後，夏至前，添工夫，休疼錢，隄防著，雨連綿，荒了地，後悔難，……農夫苦，向誰言，歇歇響，不耐煩，吃袋菸，又疼錢，至天黑，鏟不完，齊努力，共爭先，鏟一步，喘一□，熱的他，眼睛穿，曬的他，流痛汗，渴的他，嗓子□，乏的他，舉步難，霎時間，變了天，陰雲布，霧漫漫，霹靂響，閃電連，下冰雹，大風旋，一陣陣，雨無邊，脫（革凡）（革列），光腳顛，破草帽，漏著天，無蓑衣，難遮攔，濕透了，小布衫，連褲子，泥濺漿，渾身冷，哆哆嗦，跑到家，纔想安，雨又住，衣未乾，當家的，把令傳，天尚早，不可閒，快些去，上南園，……處暑後，白露頭，閒雜活，暫時收，買鐮刀，好割秋，連一塊，也不留，粘黍</p>

子，最好椽，防備著，有人偷，拾莊稼，為故田，無人見，將穗抽，拏住他，假作羞，罵幾句，別處溜，得過益，豈肯休，到明日，還想偷，全不想，農夫苦，大把家，將錢出，忙一年，無候補，偷了去，自舒付，……八月秋，非尋常，敬一鍾，理上當，蕎麥粒，也不黃，蘇子葉，又串光，晚穀子，早高糧，快先割，看下霜，打頭的，喜非常，接過酒，飲在腔，趕寒露，正拉場，上堆垛，要穩當，起早晚，一家忙，杈子挑，笞笞荒，連捷敲，木掀揚，篩子過，用斗量，簸箕搨，菠蘿裝，口袋抗，入倉房，囤子裏，滿蕩蕩，年景好，大豐光，碾細米，簸去糠，準備著，納官糧，……
--

在《雜抄》提到的有關農事之描述包括了：有關農業文化釋義的三農、三朝、神農、后稷、祝融、燧人、勾龍，有關季節的四時、八節，有關農業地理的經緯田疇阡陌。《孔子備問書》因受陰陽五行學說之影響，收錄的農事描述相關內容則更為豐富，用了許多的文字來描述四季時序與陰陽五行間的關聯，內容詳細描述了四季、八節、十二月的各種變化，為農事活動提供料極佳之參考訊息，對於五穀、六畜、三朝、五果已提出了精確的釋名。

在錦章圖書局《新出改良繪圖續三言》中，這些問答則被整理成整年農桑活動的完整敘述，在文字中不但依清明、穀雨、芒種、夏至等時令，詳述農事操作的情況，還可見出使用的農具、栽種的農作及農民生活的實際景況。就連送糞、趕車、套繩、喂牛飲水吃草的準備事項，及翻耕、投犁、鋤地、收割、場圃、納糧與種植各種作物的實際狀況都清楚的描述，特別是隨著時序氣候的變化，農民在田作中實際的活動情況與農具的使用都被清晰的記錄下來。不但為蒙童提供了完整的農事教材與知識，更為庶民提供農事操作極佳的檢索資料。

就內容考察，「類聚相關」的體式由敦煌雜字系的蒙書至明清的雜字，一路的被承繼下來，其目的實際上並不是便利於編纂的需要，而是符合與因應庶民生活實際的要求。尤其是在明清雜字普遍流行之後，其內容還會因應不同地域所需而保留地域性之特色，如《繪圖莊農雜字》所述：

人生在世，先入學堂，桌椅板櫬，坐机床帳。……開春種地，先動犁丈，犒勞年造，殺豬宰羊。……南地穀子，北地高糧，快的慢的，全憑種糧。糜子稗子，別種高崗。黃豆黑豆，菜豆種上。穀子黏的，少種不妨，幾天窪地，無水在講。地皮乾了，預備犁丈，懷耙先走，隨後錫上。……高糧米飯，豆腐熬湯，鹹菜瓜子，蘇油拌上。盆子碗子，担一大筐，筷子成對，勺子把長。喝聲吃飯，一掃淨光，飯已吃完，急插鋤張。前頭鏟著，

隨後犁鋤，懷包秀穗，粧稼堂堂。春麥割了，蕎麥種上。蘿蔔白菜，成壟成行。……地有千頃，糧有萬倉，草田拉完，秫稻垛上。冬至月後，急急打場，鋤刀切草，不必泰長。豆子拌料，將馬喂上，連稽先打，碾子后礮。騾子當頭，馬駒強壯，枷板繩子，不短不長。半夜早起，場要齊忙，打堆打垛，順風好揚。擷車打子，口袋成裝，雜糧萬石，細米千倉。場已打完，先趕瀋陽，多買木料，來春蓋房。……滿州襪子，邊用緞鑲，粉底皂靴，蹬在腳上。……一個一個，吃了添上，茶壺酒盞，來自湖廣。……青白珠線，來自蘇杭，毡帽草帽，飄袋釘上。……南京好針，鼻小純鋼，剪子烙鐵，熨斗圓方。……南京木紅，做帖更強，包裹紙厚，毛頭紙方。……白皂門神，全要戴上，南京好畫，貼金淡粧。……海南小裘，論個不妨，香片茶葉，武邑亦強。……<sup>67</sup>

《繪圖莊農雜字》為劉潤圃所撰之四言雜字，與其為同一系列的雜字還有孫虛生撰的《繪圖俗言雜字》<sup>68</sup>、佚名的《改良繪圖莊農雜字》<sup>69</sup>、佚名的《改良繪圖莊農雜字》<sup>70</sup>、佚名的《繪圖莊農雜字》<sup>71</sup>、佚名的《改良繪圖莊農雜字》<sup>72</sup>，除了孫虛生撰《繪圖俗言雜字》的內容少了「秋後收賬」以後的 21 句為一殘本外，其他四個佚名的本子都與劉潤圃的《繪圖莊農雜字》相同。由上述援引《繪圖莊農雜字》的內容考察，這一系列的雜字在農事上主要是以描述北方的農事情況為主，如「南地穀子，北地高糧」、「高糧米飯」、「春麥割了，蕎麥種上」、「小麥滑稽」、「場已打完，先趕瀋陽」、「滿州襪子，邊用緞鑲」，高糧、春麥、蕎麥、小麥、瀋陽、滿洲都是中國北方的特色描述，「高糧米飯，豆腐熬湯，鹹菜瓜子，蘇油拌

<sup>67</sup> 劉潤圃：《繪圖莊農雜字》，民國二十九年義誠印刷所石印本，收錄於李國慶編：《雜字類函》第 5 冊，頁 189-207。

<sup>68</sup> 孫虛生：《繪圖俗言雜字》，民國三十二年安東德興印書館石印本，收錄於李國慶編：《雜字類函》第 5 冊，頁 255-295。

<sup>69</sup> 佚名：《改良繪圖莊農雜字》，無年月上海錦章書局石印本，收錄於李國慶編：《雜字類函》第 5 冊，頁 297-318。

<sup>70</sup> 佚名：《改良繪圖莊農雜字》，無年月石印本，收錄於李國慶編：《雜字類函》第 5 冊，頁 319-340。

<sup>71</sup> 佚名《繪圖莊農雜字》，無年月上海昌文書局石印本，收錄於李國慶編：《雜字類函》第 5 冊，頁 341-364。

<sup>72</sup> 佚名：《改良繪圖莊農雜字》，無年月大陸書局石印本，收錄於李國慶編：《雜字類函》第 5 冊，頁 365-382。

上」則是北方飲食的描述，蘿蔔白菜則是北方特有的作物，尤其在勞動的牲畜上僅出現馬、騾子而未見牛，更可證其內容為北地風景。在前述《雜抄》與《孔子備問書》取材之來源之討論中，本文已點出了其地域上的差異性，雜字系蒙書在明清普遍流行之後，其內容更因應不同地域之特色，對各地之情況做完整的記錄。若將此延伸，對敦煌蒙書與明清雜字或明清諸本雜字中地域性之描述作詳細之比較，當然又是一值得研究之議題，此處便不再贅述。

由於「類聚相關」最容易將片段的生活情境類聚成完整的敘述，提供了庶民在學習與檢索上非常便利的功能，所以這樣的編輯體式就一直被保留在庶民的啓蒙讀物中，歷久不衰的被承繼應用。由分類部居之觀點考察敦煌寫本與明清雜字系蒙書在「類聚相關」上之實際關聯情況，除了可清楚了解庶民對於生活所需知識的分類情況外，實可發掘庶民階層不同於菁英統治階層的差異所在，呈現庶民教育在文化傳遞結構及其變遷間中特殊的價值。

#### 國立中興大學 四、結論

雜字來自於庶民生活的需求，知識的分類，界定了社會秩序的形態，亦反映出當時生活的實況。分類最基本的功能，是方便資訊的理解與搜尋，只要具有相同的分類素養與需求，人們即可以很快找到自己想要的東西。雜字系的蒙書，具有教人識字和普及文化知識之用。在內容上，把人們日常使用的字詞進行分類歸納，然後相連成句，編寫成教材，便於讓讀者能在日常用字和基本文化知識上有效的學習與檢索。在體式上，以「分類部居」的方式，將龐雜無序的人生，做有意義的分類整理，建構出新的知識系統，對多數沒有識字機會的庶民提供最佳的學習途徑，將菁英階層主導的教育模式轉移到庶民訴求的的新典範上。

由本文的討論中可得出，敦煌雜字系蒙書是採用分類立部方式編排，以纂錄民間日常生活事物之名目，在內容上充分反映來自民間以能識字及對應日常生活之實用價值，並以此作為童蒙教育的實際需求與目的。敦煌雜字系蒙書主要可區分為三大類別：一、將常用知識以類聚方式匯集在一起，這一系列的蒙書影響了後世三言、四言、雜言等雜字編纂的內容與形式，包括《雜鈔》、《孔子備問書》。二、分類字詞，以分類立部的方式收錄生活日用常見詞彙，影響了後世雜字分類立部編纂方式，為明清分類字詞雜字之先河，包括《俗務要名林》、《雜集時用要

字》。三、以四言一句將常用知識匯聚編輯，敦煌寫本《開蒙要訓》屬之，此乃循《雜鈔》、《孔子備問書》再發展之系統，雖在體式上還未見到分類立部，但四言匯聚方式已成爲後世雜字中〈四言便讀〉之先河。其次，在明清雜字與敦煌雜字系蒙書在分類部居之實際關聯情況上，本文雖僅就有關類目與農事描述之相關資料作比對，但無論在類目、體式或內容上，都完全符合前述敦煌雜字系蒙書的分類部居之體式與類聚相關之原則，足見敦煌雜字系蒙書與明清雜字之分類字詞、四言便讀、類聚相關三類範疇，具有承繼上之影響。

分類字詞、四言便讀與類聚相關，是雜字書在編纂方式上的獨特體式，而這些獨特的體式，還可上溯到敦煌雜字系蒙書的分類部居之纂輯方式。由敦煌雜字系蒙書與明清雜字分類字詞、四言便讀、類聚相關的承繼關聯上，不但可以看出當時童蒙教材在知識傳授中所做出的明確歸類，整個歸類的結構還可推究出庶民知識學習上的初級架構，亦可觀察到當時庶民日用生活的實際面貌，而這個面貌的全景即爲當時庶民生活的實際圖像。



### （一）古籍

- 漢·司馬遷：《史記》，臺北：鼎文書局，新校本史記三家注并附編二種一，1991年5月。
- 漢·班固：《漢書》，臺北：鼎文書局，新校本漢書并附編二種一，1991年9月。
- 漢·趙岐注，宋·孫奭疏：《孟子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十三經注疏本附校勘記，阮元重刊宋本。
- 漢·鄭玄注，唐·賈公彥疏：《周禮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十三經注疏本附校勘記，阮元重刊宋本。
- 唐·佚名編：《雜抄》，收錄於黃永武編：《敦煌寶藏》，《敦煌寶藏》計收錄了：S.4663（第037冊）、S.5658、S.5755（第044冊）、P.2721（第123冊）、P.2816（第124冊）、P.3393（第128冊）、P.3649、P.3662、P.3671（第129冊）、P.3683、P.3769（第130冊）、P.3906（第131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1年-1986年。
- 唐·佚名編：《俗務要名林》，S.617 收錄於《續修四庫全書》第236冊，上海：

-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P.2609收錄於《敦煌叢刊初集》第15冊《敦煌掇瑣》，臺北：新文豐出版有限公司，1985年4月。P.5001黃永武主編：《敦煌寶藏》第135冊，臺北：新文豐出版有限公司，1986年8月。
- 唐·佚名編：《雜集時用要字壹千叁百言》，S.610收錄於黃永武編：《敦煌寶藏》第5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1年。
- 唐·佚名編：《雜集時用要字》（原題為：類書），S.3227收錄於黃永武編：《敦煌寶藏》第26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1年。S.6208（原題為：新商略古今字樣提其時要並行正俗釋上卷、下卷），收錄於黃永武編：《敦煌寶藏》第45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2年。
- 唐至五代·佚名編：《雜集時用要字》（dx02822），收錄於上海古籍出版社、俄羅斯科學出版社東方文學部編，《俄羅斯科學院東方研究所聖彼得堡分所藏敦煌文獻》第10冊之俄dx02822《蒙學字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
- 唐·佚名編：《開蒙要訓》，收錄於《敦煌叢刊初集》第15冊劉復輯：《敦煌掇瑣》，臺北：新文豐出版有限公司，1985年4月。
- 宋·陳旉：《農書》，收錄於《叢書集成新編》第47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5年。
- 元·王禎：《農書》，收錄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730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
- 元·王禎著，繆啓愉、繆桂龍譯注：《東魯王氏農書譯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6月。
- 元·牛道淳：《文始真經註》，北京：文物出版社，涵芬樓影印本《道藏》第14冊，1988年。
- 明·楊士奇等編：《文淵閣書目》，收錄於王雲五主編：《叢書集成初編·文淵閣書目及其他一種》，上海：商務印書館，1935年12月。
- 明·徐師曾著、羅根澤校點：《文體明辨序說》，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年。
- 明·葉盛編：《菘竹堂書目》，收錄於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第277冊，山東：齊魯書社，1996年8月。
- 明·佚名編：《增補易知雜字全書附新鐫幼學易知書割便覽》（明刊本），收錄於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文化室編《明代通俗日用類書集刊》第16冊，重慶：西南師範大學出版社，2011年11月。

## (二) 專書

- 王三慶：《敦煌類書》(上)，高雄：麗文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3年6月。
- 王重民：《中國善本書提要·子部·類書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8月。
- 王重民原編、黃永武新編：《敦煌古籍敘錄新編》第11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6年6月。
- 朱鳳玉：《朱鳳玉敦煌俗文學與俗文化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11月。
- 佚名編：《改良居家必備不求人》，廈門：會文堂，1919年冬。
- 佚名編：《居家必備萬事不求人》，新竹：竹林印書局，1997年3月。
- 李國慶編：《雜字類函》第1至11冊，北京：學苑出版社，2009年6月。
- 周安邦：《明心寶鑑斟理》，臺中：瑞成書局，2013年11月。
- 周鳳五：《敦煌寫本太公家教学研究》，臺北：明文書局，1986年5月。
- 姜亮夫：《敦煌——偉大的文化寶藏》，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1956年。
- 姜亮夫：《敦煌學概論》，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10月。
- 張志公：《傳統語文教育初探》，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年重印本。
- 黃永武：《敦煌遺書最新目錄》，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6年。
- 楊蓮福、陳謙編：《民間私藏：近代漢文初學、中小學教材資料彙編》，臺北：博揚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12年。
- 鄭阿財：《敦煌寫卷新集文詞九經抄研究》，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9年7月。
- 鄭阿財、朱鳳玉：《敦煌蒙書研究》，蘭州：甘肅教育出版社，2002年12月。

## (三) 期刊論文

- 王 晶：〈俄藏敦煌文 dx 02822《雜集時用要字》果子部淺析〉，《和田師範專科學校學報》(漢文綜合版)，2008年第28卷第一期(總第51期)，2008年1月。
- 李應存、李金田、史正剛：〈俄藏敦煌文獻 dx 02822《蒙學字書》中之醫藥知識〉，《甘肅中醫學院學報》第23卷第4期，2006年8月。
- 石小英：〈西夏平民服飾淺探——以 dx 02822〈雜集時用要字〉為中心〉，《寧夏社會科學》第3期，2007年5月。

周安邦：〈知識的建構與典範的轉移：論「幼學雜字」在圖文傳播與語文教育上之意義〉，《當代儒學研究》第二十期，桃園：國立中央大學文學院儒學研究中心，2016年6月。

周安邦：〈近年敦煌寫本雜字系蒙書及其影響之研究概況〉，《中國唐代學會會刊》第22期，臺北：中國唐代學會，2016年12月。

馬 德：〈敦煌新本 dx 02822《雜集時用要字》芻議〉，《蘭州學刊》2006年第1期，2006年1月。

張 琴、魏曉虹：〈古代類書的編纂歷程〉，《山西大學師範學院學報》2000年第2期，2000年6月。

許文芳、韋寶畏：〈俄藏黑水城 2822 號文書〈雜集時要用字〉研究〉，《社科縱橫》第6期，2005年12月。

楊秀清：〈社會生活的常識、經驗與規則及其思想史意義——以唐宋時期敦煌地區為中心〉，《敦煌研究》，2006年第4期。

#### （四）學位論文

王 晶：《敦煌寫本蒙書《孔子備問書》探究——兼論敦煌蒙書》，蘭州：西北師範大學中國古典文獻學碩士學位論文，2008年5月。

任麗鑫：《敦煌類書敘錄》，蘭州：蘭州大學歷史文獻學碩士學位論文，2008年。

張新朋：《敦煌寫本《開蒙要訓》研究》，杭州：浙江大學人文學院博士學位論文，2008年5月。

陳 敏：《〈俗務要名林〉與〈雜集時用要字〉研究管窺》，廈門：廈門大學漢語言文字學碩士學位論文，2009年4月。

黃 皓：《俄敦二八二二號寫卷《雜集時用要字》研究》，杭州：浙江大學人文學院中國古典文獻學碩士學位論文，2008年5月。